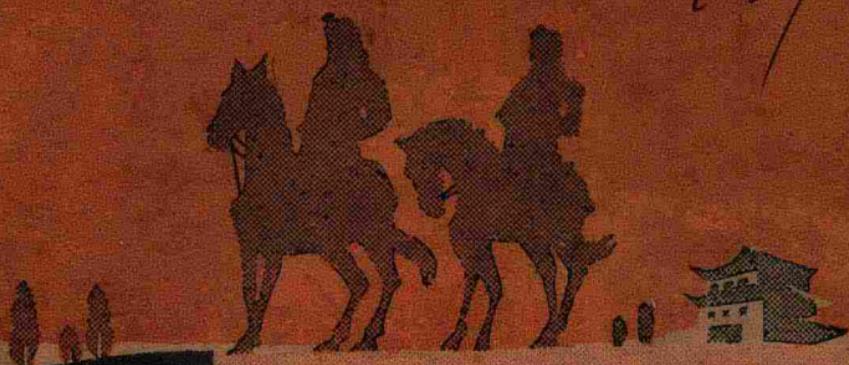


2181



上 海 大 衆 書 局 印 行

上 海 大 衆 書 局 印 行

紅羊豪俠傳 第二集回次

- 第十一回 夜色深沈高僧傳武藝.....海波洶湧劇盜講交情
- 第十二回 談革命綠林燃綠蠟.....開酣勁白刀向紅妝
- 第十三回 人言可畏蕩子聽驪歌.....母命難違英雄蠻傷屈
- 第十四回 蕃異謀軒眉論奇史.....求快培繫足引紅絲
- 第十五回 小駐萍蹤歎生逆旅.....初燒花燭變起蕭牆
- 第十六回 香港島教民避禍.....鵬化山怪傑解圍
- 第十七回 狐假虎威變童馳怒馬.....龍騰虎躍壯士闖村牛
- 第十八回 曾玉珩演說燒炭黨.....楊秀清獨霸平陰山
- 第十九回 蘭衾裯苗女枉多情.....避荒歡蠢人欣得所
- 第二十回 石達開閒吟寶劍篇.....馮雲山議創保良會

紅羊豪俠傳

著作者 張恂子

第十一回

夜色深沈高僧傳武藝 海波洶湧劇盜講交情

話說陳不成見問陳安成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也只得罷了這天吃過晚飯便由陳安成張着燈把陳不成送回家去芙蓉先前見兒子還沒回來心中正在十分着急這會子才見安成把他送了回來如獲至寶便把不成捧鳳凰般捧進了內室裏埋怨他道怎麼你出去了大半天多晚才回來不省得做娘的在家裏牽腸掛肚嗎不成見母親這樣說嚇得不

第十一回 夜色深沈高僧傳武藝

海波洶湧虧盜講交情

二

敢開口。倒是安仁陪笑道：「嬸母不用埋怨。兄弟是我同母親留着。兄弟吃晚飯。兄弟本來不肯吃。的是母親說了他。說嬸母知道兄弟在我們家裏。總不會着急的。兄弟才委委屈屈被我們留住。了芙蓉見安成說了。也不便再埋怨。兒子當下留安成吃了茶。又教他回去問母親的好。才把安成送走了。一宿無話。第二天不成便照常到叔父那裏去念書。可是他小。心眼裏還念不忘。昨天吃晚飯時。三伯母和安成爲什麼要唱曲子。安成答應今天說給自己聽的。倒不可不問他一個究竟。主意想定。便等叔父把書教過了。便一溜烟離了座位。假裝小解。向安成使了一個眼色。先到廁所裏去等着。讀至此處恍惚憶及兒時讀書私塾。每至精神疲倦。必僞託小遺。約二三知己於廁所旁跳躍。久之忽忽三十年矣。舊夢重溫。有不自知其老大者。一會兒見那安成果然也躡手躡足的來了。拖了一把道。兄弟。

你叫我出來。有什麼話講不成。道旁的沒有什麼。只爲你昨晚答應我。今天把你們爲什麼吃飯要唱曲子這話告訴我的。所以我特地招呼你。下座位來。此刻你總可以詳詳細細的說了罷。安成見問不覺笑了起來。道我道爲了甚麼事原來爲了這個又不是甚麼正經大事。值得這樣蝎蠍螯螯的不成便央告道好哥哥你旣說不是正經大事便請你趕緊告訴我罷。你要知道我的脾氣最急。不過你越是吞呑吐吐的。我便越覺得心癢難熬。安成見不成說話的時候額角上起了一顆顆的汗珠。便知道他真急了。笑得合合的。用手指在自己臉上刮着。羞他道這一點子事情。值得這般發急。把做哥哥的笑死了。告訴你罷。你不是讀過孔夫子的一句話麼。叫做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可見人頭上的天是個得罪不得的本來。

第十一回 夜色深沈高僧傳武藝 海波洶湧虜盜講交情 四

人。一。切。衣。食。住。簡。直。都。靠。着。天。的。幫。忙。所。以。有。句。俗。話。叫。做。靠。天。吃。飯。你。
要。知。道。這。樣。一。個。繁。華。世。界。怎。麼。造。成。的。安。成。正。在。拉。開。了。話。簾。子。
滔。滔。不。絕。地。往。下。說。時。不。想。却。另。外。有。一。個。學。生。慌。慌。張。張。地。跑。來。道。
陳。不。成。你。還。在。這。裏。閒。扯。淡。嗎。先。生。有。要。緊。話。吩。咐。你。叫。你。立。刻。就。去。
陳安成偏不說完偏就此事翦斷妙
不。成。見。叔。父。呼。喚。正。不。知。爲。了。甚。麼。事。却。也。不。敢。怠。慢。便。撇。
下。安。成。一。個。人。如。飛。的。向。書。房。裏。而。來。踏。進。了。門。一看。只。見。自。己。的。娘。滿。
面。淚。痕。的。坐。着。叔。父。也。是。愁。眉。不。展。不。成。見。了。這。副。情。形。不。免。吃。一。驚。
便。垂。着。雙。手。上。前。喚。一。聲。母。親。芙蓉。點。點。頭。含。淚。說。道。你。外。公。忽。地。
得。了。中。風。症。病。勢。甚。是。危。險。適。才。派。人。來。通。知。我。你。外。公。所。生。只。有。你。做。
娘。的。一。人。必。須。立。刻。過。去。侍。奉。不。過。你。正。當。念。書。緊。要。的。時。候。却。不。能。因。

爲你外公有病便連帶害你拋荒了功課況且我帶了你去便須留意照顧着你不免要分了侍奉你外公的心所以我和你叔父商量教你在外公這裏暫時住幾天等外公病好了些再來帶你問候外公去你在叔父這裏不可頑皮一切要聽叔父的教訓不成唯唯應是芙蓉便匆匆忙忙把不成的衣服被褥交代了承璿又叮囑了不成幾句便回母家而去從此不成便住在承璿的書房裏不成對於功課自己肯刻苦用功所以倒也不覺得寂寞這們過了三四天一天晚上不成拿了一本水滸傳看得十分有味看了一回又是一回竟忘了睡覺遠遠地打更的一陣擊柝之聲原來已是三更了不成看那林教頭誤入白虎堂的一節正在愛不忍釋的時候忽地覺得眼梢裏一陣乾澀像是要睡覺的光景便打了一個

呵欠想鋪了被窩安寢。不道耳朵裏好似有人在那裏輕輕地喊。陳不成忙聳着耳朵聽時果然喊的是陳不成三字。并且喊的人就在窗外這時不成年紀雖小胆子却大便一個人拔下了門閂到窗外瞧個究竟只見一輪明月已是偏在西方了可是那一片清光照在院子裏還是如水晶宮一般毫髮可辨寫風景處寥寥數語如入畫圖使俗手爲之必累累百言惹人討厭矣不成定睛細看時只見院子裏站着一個和尚。一陣微風那僧衣上兩隻袖子和衣裾四角都順着風勢盪漾着飄飄欲仙不成十分詫異正待瞧那和尚的面目時不想和尚却帶着一頂箬笠壓在眉毛上那月光便被箬笠的影子遮了所以和尚的面目躲在黑暗裏不容易瞧得清楚不成便問道你這和尚半夜三更到我們家院子裏來幹嗎只見那和尚用兩隻點漆般的眸子注定在不成。

的臉上道。你大概是陳不成了。我是來教你武藝的。你願意學便隨我來。不成這時雖然每天念書可是要學武藝的心却也非常熱烈。他母親教他的幾套拳腳他每天清晨起來定要做一遍從來沒有間斷過。所以今天聽和尚說那武藝二字不免心動。他想今夜我家的大門並沒有開。和尚忽地會在院子裏出現。足見這和尚的本領不小。瞧他的態度又沒。有絲毫惡意。自己不學武藝便罷。要學武藝這個和尚倒是個好師傅。成小心眼裏頗有經緯不陳所以聽和尚問着自己便疾忙答道。願意的那和尚聽不成願意了快活得甚麼似的便走上一步。用手在不成頭上摩撫了一陣便道。那麼隨我到外面廣場上去罷。這裏地方太小不能使展手腳。不成道那麼讓我去把大門開了。那和尚搖頭道不用不用我們飛出去就是說着。

便一手扶在不成的腔膊上。兩人立刻冉冉凌空而起。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兩人便飛到了大門外面的一片廣場之上。兩人四隻腳跟輕輕落地。那和尚便吩咐不成先把已經學會了的拳腳使一套出來瞧瞧。不成果然指手畫腳演了一節。和尚見他小小年紀使起拳腳來很是老辣。不覺暗暗點頭。看他使完了便道：「你母親的一身本領都被你學會了。不過這種拳腳對付普通的人是綽乎有餘了。至於講到真實的功夫却還差着一層。看我來教你幾套吧。」說罷也就擣起僧衣在場上使將起來。不成見了自然心悅誠服。那和尚又教不成自己做。他在一旁指點着列位大凡武藝初學的時候。那是的確很難的。只要會了三四套得了武藝的門徑。再要學就萬分容易了。不成的拳腳幸虧他母親教導得很嚴。確已得了。

門徑。這時又經那和尚一指點，更是舉一反三，不到半個時辰，便已純熟了。那和尚又照先前一樣，他送回了臥室，道：我明天晚上再來教你。你須要等候着，切不可渴睡不成。見那和尚要去了，忙伸一隻小手來拖住。和尚的衣角道：請教師傅法號？卓錫。何處好讓弟子來問候？那和尚搖頭道：你也不必叫我師傅，我和你沒有師徒之分。我的名字你更不必打聽。日後自會知道。至於我的住處，連我自己也不能預先決定。你不要說甚麼問候不問候的話。我有事情自會來找你的。和尚說完了這幾句話，只把腳跟在地下頓了一頓，便不知去向了。不成只得上床安歇，有事便長，無事便短。自從這一夜起，和尚便毫不間斷的來教，不成看看將近一月，有一夜和尚照例來了，却不能成。再使拳腳，只和不成，倆盤膝坐在廣場。

上教他靜坐和運氣的方法。和尚說我的武藝這一個月中都已教給你了。如今便教你靜坐和運氣這種練內功的方法。是不能求速效的。你要照着我方法做去。久而久之不患沒有豁然貫通的一日。不成聽和尚說了這幾句話。知道和尚要去了。便不由得臉上泛出一種淒戀的顏色。來那和尚又從身上掏出一張封固了的柬帖來。交給不成道。這張柬帖。你三天之後交給你叔父。瞧他自會告訴你。我和和尚是個甚麼人的和尚說完了話頭也不回。便自去了。不成只得依和和尚的吩咐。每天天光沒亮的時候便坐在床上。運氣那知不成。對於拳腳一道。一學就會。並沒甚麼困難。惟有這種運氣却沒有學。那拳腳般的容易。只要一坐便心煩意亂。好似有千軍萬馬在身體周圍團團亂轉的一般。一連坐了兩三次。都

是這樣不成便懶得再坐了

惟其如是所以不成爲英雄而非神仙也

三天以後果然把和尚怎

樣教自己武藝和臨走時留下柬帖的話告稟了叔父承瑢聽了忙把柬帖拆開來瞧時才瞧得兩三行不禁放聲大哭起來問着不成道你這孩子怎麼這般沒見識這個和尚就是你的父親呀列位承瑢的話一點不錯這個和尚正是陳大鵬原來陳大鵬那一年因爲和芙蓉嘔氣惱惱出門之後便立定主意要找了慧空禪師剃度出家去可是慧空禪師是個行踪無定的人一時間那裏找尋得到只得從荒山古刹入手先在廣東廣西境內訪問曉行夜宿有一天便到了廣州覓了一個下處宿了因爲着令人回想大鵬在黃陂吃牛肉燒酒遇周武時正在百無聊賴之時忽然聽隔壁屋子裏有兩個人

在那裏說話那兩人的口音一聽就知道是江浙兩省人因為廣東的口音在中國全國的方言中和福建話一般的難懂他們說話自是一種特別的音韻和組織法陳大鵬是廣西人對於廣東話因為距離較近的緣故所以懂得至在廣東地方說別種方言便格外觸耳只要留神一聽便可以知道陳大鵬到的地方多了於江浙兩省的方言也略知一二當下側着耳朵聽時只聽得有一個人道廣東地方雖好可惜飲食起居我們都不很過得慣常言道出門一里不如家裏那有我們在家鄉過日子的舒服戀鄉中國人之劣根性而尤以江浙兩省人爲甚還有一個聽了笑道好了不用麻煩了我們一個月以後便可到鎮江吃乾絲了此刻只要打算明天上船你還有甚麼東西要送親戚朋友的便趕緊去置備罷陳大鵬聽他們這樣說心裏

不免動了一動。因爲平常曾經聽師傅說過他最愛鎮江金山寺的風景。那裏山脚下就是長江。說不盡的鷗鳥忘機。烟波浩森。所以師傅每年總有一二次要往金山寺遊玩的。我如今何不找到鎮江去也許可以在那裏碰見師傅想罷。便大踏步走到隔房來。向着那說話的兩人拱手道。適才聽見兩位說話。明天就要回鎮江去。湊巧兄弟也要到鎮江金山寺去。找一個朋友。我們正好結伴同行。咧。那兩人却也謙遜了一會。三人便約第二天定一同下船。好在陳大鵬並沒有行李。只孑然一身。可以隨遇而安。倒是那兩個人是到廣州來做買賣的。大包小裹。綑的載的。不知其數。船上的客人齊了。拔錨起碇。徑自揚帆出了海口。在那汪洋巨浸裏。破浪乘風。價走着。船裏人多。陳大鵬和他們海闊天空的扯淡。倒也不愁寂寞。

才走了一天看看一輪紅日半個淹在海水裏那一片餘霞反照在海面上連波浪都變了黃金色狀物甚工這時候風平浪靜那船走得比箭還快大家貪玩着景色便都聚集在船面上憑舷望遠也是合當有事忽地迎面來了三四條船兩下裏約摸相離只有一二丈遠了那幾條船上便起了。一聲胡哨桅杆上便不約而同的扯起一面杏黃色的大旗來迎風飄盪着上面寫着五個大字道鎮海大王羅這邊陳大鵬的船上客人們見了這旗幟不由得一個個面無人色身體好似篩糠般的抖將起來道不好了那羅大綱又來打劫了這便怎麼好這一句話不打緊船上的客人聽到了便都嗁嗁啜泣起來一時間船上鬧得沸翻盈天只恨海水茫茫沒有一條路可以逃出這天羅地網說時遲那時快那幾條船一會兒也就到

了。跟前只見爲首的一條船上，站着一個顫巍巍的男子。那男子生得皮膚漆黑，站在那裏，如黑寶塔般。一座更兼臉上一臉鬍子，根根都針刺似，的蹠起着。他那一種音容，鬍鬚就同三國演義上的張桓侯般。他手裏也挺着一根矛子，走得近身。這黑大漢便大喝一聲道：「快停下船來等我！」羅大王把船裏的東西過目，要是牙齒縫裏迸出半個不字來。我羅大王不肯饒你們。這矛子却不肯饒你們。咧羅大綱正在耀武揚威的說話時，只見這面船上跳出一個男子來，手裏拿着一柄二尺來長的短刀，指着羅大綱罵道：「狗強盜！你要我們的錢，你便獻出本領來。要是勝了我，我們這船上的東西便拱手奉讓。要是打不過我時，哼！那就要你的狗命。」羅大綱哈哈大笑道：「你這一把不到三尺的單刀，要和我一丈來長的矛子比較？」

那真是自己來送死了也罷我羅大王在廣東洋面上橫行了十來年從來沒有遇見過敵手今天難得有你這們一個野小子又這們胆大我羅大王就降低了身價和你頑一頑吧說罷挺矛便刺這面船上握刀的男子原來就是陳大鵬陳大鵬心想兩下裏相隔很遠自己這單刀不論如何鋒利却也不能濟事不如等他把矛子刺過來時相機行事罷這時見羅大綱的子矛果然到了跟前也不躲閃只用手掌在那矛鋒上抓住往懷裏一帶在大鵬的意思以爲這們一帶那羅大綱準定站脚不住一個倒栽葱便滾下海裏去了誰知在旁人或者吃不住這大鵬的一帶至於那羅大綱却也是生成的神力憑你怎樣拖拽他却動也不動拖拽得久了倒是那矛鋒禁不起兩雄相犯便先自格格幾聲截做兩段兩人正拖

得。有。勁。經。此。一。來。幾。乎。不。都。倒。退。了。幾。步。跌。倒。在。地。上。了。兩。人。忙。定。一。
定。神。才。把。身。子。站。住。常。言。道。惟。英。雄。能。識。英。雄。兩。心。頭。都。不。由。不。猛。吃。
一。驚。在。陳。大。鵬。呢。他。自。知。兩。臂。足。有。千。筋。的。力。量。怎。麼。連。拉。一。個。羅。大。綱。
都。拉。不。倒。足。見。這。羅。大。綱。的。力。量。在。千。筋。以。上。了。在。羅。大。綱。呢。他。這。一。柄。
矛。子。是。個。純。綱。打。成。的。也。不。知。挑。過。了。多。少。英。雄。擲。死。了。多。少。好。漢。如。何。
這。會。子。給。大。鵬。輕。輕。巧。巧。的。一。來。便。截。成。兩。段。了。呢。因。此。兩。下。裏。惺。惺。相。
惜。便。不。願。意。再。動。手。較。量。羅。大。綱。叫。道。你。這。人。本。領。不。小。我。羅。大。王。願。意。
和。你。交。個。朋。友。請。你。留。下。姓。名。來。陳。大。鵬。便。也。答。道。我。乃。貴。縣。陳。大。鵬。便。
是。只。要。你。放。我。這。船。過。去。了。我。和。你。今。天。無。怨。往。日。無。仇。大。家。都。是。在。江。
湖。上。混。混。的。就。結。交。一。個。朋。友。也。好。好看。且。甫。交。手。即。復。惺。惺。相。惜。互。相。諒。解。草。莽。

英雄賢於今之所謂士夫者多多矣。羅大綱便把那一柄光桿矛子可笑收了回去。拱手道：今天得識英雄，三生有幸。兄弟山寨不遠。王矣可笑請去敘敘。至於你那船上

的東西，我羅某說怎麼就怎麼的。決不會損傷你們一草一木。但請放心。

就是陳大鵬聽了也點頭答應。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張鳳立病重芙蓉以不成託之承瑢無非爲大鵬教不成武藝地步耳。絕非隨意穿插之筆。讀者須於此等地方着眼方爲善讀。小說者方不致爲作者瞞過。

敘洪秀全傳教偏從陳安成家中唱讚美詩起。偏從陳安成一孺子口中曲曲敘出天衣無縫已令人拍案嘆其結構之巧。而陳安成方將說出洪秀全來。乃偏又爲芙蓉以張鳳立病重岔斷直至將羅大

綱一段事實敘畢方又接敘此事欲擒故縱是誠出人意外之筆也。羅大綱爲太平天國重要人物無羅大綱則洪秀全起事或不如是之速方疑作者將何以處置羅大綱而本回乃從陳大鵬出亡寫起寫其中途遇盜而所遇之盜又適爲羅大綱此後便入羅大綱正傳作小說資料不難難在剪裁之得法與夫筆墨之生動也。

第十二回

談革命綠林燃絳蠟 翁醋勁白刃向紅妝

話說羅大綱見陳大鵬絕不遲疑的答應了不覺心花怒放忙傳下命令去教幾條強盜船先行陳大鵬吩咐自己這條海船也跟在後面可笑那些。

水手一個個懼怕羅大綱兇惡。聽說如今要往盜窟裏去走一遭。不免都慄慄危懼起來。便要求陳大鵬不要去。陳大鵬笑道。你們既然知道羅大綱利害。那麼他教我們去。我們怎好不去。伸頭縮頭都難免。一刀。你們又何必懼怕。況且他既說了放我們過去。諒他也不致失信於我們。你們儘管放心。前去凡事有我作主。衆人聽了才無奈掉轉船頭。提心吊胆的跟在那強盜船後面。走了一程。看看天色漸漸黑暗下來。大家便都點起桅燈來。魚貫着向一個海灣裏前進。好不容易才進了那海灣。羅大綱乘坐的那條船在岸旁停住。衆船便也跟着一字兒停泊。這時羅大綱手下的人。有許多留守在這老巢裏面。聽說大王回來了。便點起了燈籠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一窩風的到海岸邊來迎接。羅大綱攏了陳大鵬的手。

風景
是海邊

吩咐撥一名小嘍囉替陳大鵬看守了船。教陳大鵬船上的人不論水手。客人一律隨着上岸。衆人也不知此去是凶是吉。可也不敢十分違拗。只得三三兩兩的上了岸。跟在後面。那陳大鵬和羅大綱手挽着手踏了又鬆又軟的沙泥。向前走着。脚下時常踏着那些蚌壳海螺之類。悉悉索索的作響。

大家迤邐行來。約摸走了有三里路。光景便到了羅大綱的老巢。陳大鵬留心打量。原來是一座城堡。幾百名嘍囉手裏執着明晃晃的槍刀。在兩旁排班伺候着。衆人便好似在搶刀的夾衙中走着般。自然而然會覺得這一座城堡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起來。羅大綱把陳大鵬一拉就拉到中間一間敞廳上面坐了。便一疊連聲吩咐擺酒接風。又吩咐撥派幾名嘍囉款待那大鵬船上的一干人吃飯。大鵬看羅大綱是

個粗豪的人物便不再和他客氣。嗁囉們調開桌椅點上了幾枝像孩子。吃。肺。一般粗細的紅燭。羅大綱便推陳大鵬高地坐了。首席酒過三巡之後。那羅大綱便開言問道。請問陳大哥。你坐了這船。往何處去。大鵬便把自己要去尋找師傅。這一番話說了。羅大綱把酒杯放下道。我瞧你大哥渾身本領不趕。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豈不虛生了一世老實。說一句。我們這種人若是不能夠流芳百世。便當遺臭萬年。在這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世界上。我看做官還不如做强盜的爽快。現在一般老百姓誰不知道做官是十分威風的事情。可是那些做官的只知道仗了自己的威勢。欺壓老百姓。榨取老百姓的油水。一樣是伸着手白要人家的錢。爲什麼强盜捉了去。便須砍腦袋。做官的却有那混帳王八蛋的皇帝升他。

的官戴了水晶的頂子不算。定然要賞他。換上藍的戴了藍的。又要換上紅的。所以依我個人的意見看來。全中國的老百姓。大家都該做强盜。大家都該把那些貪官污吏殺一個乾乾淨淨。陳大鵬笑道。羅大哥的說話爽快極了。老實說。兄弟因為沒有大哥這樣手下的許多弟兄。所以不能大張旗鼓的幹。可是有時也不免要做做案子。本來那些貪官污吏的錢。便是從老百姓身上榨取得來的。就是給我們拿來花用。原也不傷天理。陳大鵬能直言無忌陳大鵬亦是快人。羅大哥既有了這們許多弟兄。將來朝廷要是招撫起來。大哥也就不愁沒有好結果。羅大綱這時正端起一隻大杯。囁都囁都的在嗚那一大杯燒酒聽了這話。忙放下杯子。正色道。大哥這話就錯了。大概古時有許多強盜。他最後的主意。也就在招撫其實。這一個主意打。

得大錯而特錯。難道那牢什子的朝廷便不可以動搖了嗎？皇帝也是人做的。我們當強盜的也是人。難道就不好做皇帝了嗎？快語況且聽說現在的皇帝還不是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弄了一個外國人來做皇帝豈不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我只不信以前的中國人會這般沒用。爲什麼沒一個人出來擰掉這個外國皇帝？我羅大綱便不服氣，非要把這皇帝奪過來。教我們中國人做不可。所以我手下的弟兄都立定主意，任憑他花言巧語，無論如何不能受他們的招撫。陳大鵬點頭道：「羅大哥這一層更透澈了。」羅大綱見陳大鵬恭維自己，這個主意不錯，不由得十分高興，便把手一揚，道：「那麼便請陳大哥入我們的夥兄弟願意把第一把交椅奉讓給陳大哥。」陳大鵬忙欠身答道：「羅大哥的美意，兄弟未嘗不知道感激。」

於要求一安心之所若羅大綱則其心固安在強盜兩字之上不必再求其他安心之所矣兩人此時之環境不同所以一顯一隱各行其是

這。一。顆。心。找。一。個。地。方。安。放。嗟乎世間最難之事莫過於這一顆心要找個地方安放而又找不到也陳大鵬因受芙蓉之激刺悵惘欲絕遂急過了師傅得了師傅的許可那時再來入夥便是做羅大哥馬前的一名走卒兄弟也非常願意羅大綱見他這樣說知道不好十分勉強便低垂着脖子一言不發寫羅大綱別嬌嫋良久才立起身來笑道今天吃這寡酒也太覺沒味不如待兄弟舞一回劍替大哥下酒說時旁邊一名嚙囉早飛也似到刀槍架上去摘下一口寶劍來雙手遞給羅大綱羅大綱就在這嚙囉的手裏把那寶劍抽出了鞘走向階下立了一個門戶使將起來陳大鵬見他的劍法也不過如此只是一舉手一投足那一股勁恰非常之足便

知道羅大綱武藝並不高明。他的一身神力却着實可驚。原來羅大綱是廣東揭陽縣人。他母親生產他的時候，他的父親便要極力主張立刻把他悶死。因爲他的面目異常兇惡。和廟裏塑着的瘟神爺爺面目一般無二。他父親在穩婆手裏接過來瞧他的面目時，幾乎不嚇一個半死。他想天下面貌不揚的儘有從來沒見過這般七分像神三分像鬼的孩子。這種孩子養大了豈不丟人？還是早些送他往來的那條閻王路上去吧。免得將來後悔。當下便和他娘商量。想用手扼住大綱的喉嚨。等他一口氣回不過來便萬事皆休。倒是大綱的母親究竟女人家心腸慈善。忙一力阻擋不許。把大綱處死。大綱的父親不敢和妻子違拗。這才罷了。夫妻倆慢慢把大綱撫養到了七八歲。那時大綱不但狀貌兇惡而且淘氣異。

常每天不是在街上和人家打架便是一個人脫了衣服鑽進小河裏洗冷水浴他和人家打架起來簡直就沒有人想敵得過他所以揭陽地方的小孩子都懼怕他自願聽他的號令大綱便成了揭陽小孩子隊裏的大王了至於他洗冷水浴的本領也十分驚人原來他潛伏在水底裏可以經過一兩個時辰不用到水面上來換氣又能在水底裏走一二里路人家在水面上都一些也看不出因爲他有了這們的本領又生了那們醜陋的面目所以有時便不免要鬧笑話有一天大綱照例在水底裏走來走去走了一會有些不高興了便想鑽出水面來歇息一下湊巧這地方有一座水橋一個老媽子在水橋石上僵着身軀慢條斯理的漂洗衣服萬想不到這會子水面上突然間會頂出一個人頭來那人頭又醜

得像鬼怪一般。只見他口鼻翕張，兩隻銅鈴般的巨眼，又瞅着這老媽子。一瞬也不瞬。這分明是落水鬼出現了。嚇得那老媽子一聲我的媽吓。兩足站立不穩。一個倒栽葱咚的一聲早滾進了水裏。轉是那大綱却不慌。不忙上前把老媽子提上了岸才不致送掉了性命。此處點明羅大綱深諳水性容貌醜惡力大無窮寥寥三數語便將羅大綱個性完全表出筆墨輕靈之至這羅大綱不但淘氣，并且吃起飯來有兼人之量。他老子娘兩人的食量還抵不過他一個小孩子。因此他父親暗暗叫得一聲苦。心想要是把這孩子留在家裏委實供給不起。倒不如替他尋一樣職業。免得再在家裏多一個人嚼吃湊巧他有一個親戚是做泥水匠的。大綱的父親便把大綱送去學習泥水匠。那知去了才一兩個月便和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腦袋都打破了。他的師傅才不敢再要把他退了回。

來大綱的父親便又四下託人替兒子薦生意。誰想去一次退回一次。不是打架定是拌嘴三百六十行幾乎都被大綱學遍了。可是一行也沒有學成。成功過他老子娘這一氣便氣出一場重病來。相繼去世。大綱沒了管束。越發和許多無賴混在一起。那些無賴都歡喜頑一些四不像的武藝。所以門公份請了一個教師在家裏大家七手八脚跟着學習。大綱也夾在裏邊學會了些花拳繡腿。大綱武藝雖然不濟。至於他一股蠻力却誰也及不來。他到了十六七歲時兩臂便有千觔以上的力量。衆人還故意逗他。頑耍說財神殿大門外面兩個石獅子你能夠把他舉起來。頑一回給我們看看。我們便都佩服。你大綱這時候年少氣盛。坦然道這算甚麼。說罷大踏步往財神廟而來。大家都想瞧熱鬧。便都踰踰跟的跟在後。

面只見大綱到了財神廟前雙眼端相了那兩隻石獅。一會心中估量這石獅子每個還不到一千筋要舉起他來還不費甚麼力想罷便掙拳據臂而前只用得一隻手便把右邊的一個石獅子輕輕巧巧的舉了起來。可是他還以爲這東西分量太輕所以舉了起來開一個頑笑把那石獅子脫手向空中拋去那石獅子便在離手三四尺的地方轉了幾轉才落了下來却被大綱輕輕接住那些瞧熱鬧的人見羅大綱弄這石獅子宛如弄什麼彈丸一般不禁替他搊着一把汗又有些人怕這石獅子摔下來時壓壞了人幾個見機的早溜得遠遠地袖着雙手觀看寫盡懦夫心理及至見那羅大綱把石獅子伸手接住了不禁又齊聲喝起采來這們一來大家才相信羅大綱是個天生的神力誰也不能和他賭賽因此衆無賴又

願意都來聽候。羅大綱調遣以前，羅大綱是揭陽地方小孩子頭領。此刻却又變了衆無賴的頭領了。羅大綱這時也不用做甚麼工。那些無賴敲詐得來的金錢川流不息地來孝敬。大綱大綱肥魚大肉的吃着。覺得比老子娘在日過那日子格外快活了些。常言道飽煖思淫慾。大綱這們揮霍慣了。覺得不弄個雌兒頑實在有些不成體統。造語可笑可巧那些無賴拚命價的來拍大綱馬屁。瞧這大綱要什麼東西。只要大綱的嘴脣一動。那些無賴便就尿流屁滾地去弄來獻給大綱。大想弄個女人的。這一層意思。那些無賴還有瞧料不出的嗎。自然在那裏四下裏替大綱物色。人才不多。幾天便有人來。大綱跟開獻殷勤報告道。這裏南門外有個當皮匠的于阿花。他的老婆原是兼營皮肉生涯的。于阿花因爲每天賺幾。

個錢還不夠他買花粉。因此眼聞眼聞聽憑老婆拈花惹草自己也可以夾在裏邊弄幾個外快使使他老婆生得一表人才也不知顛倒了揭陽縣里多少王孫公子人家因為于阿花是個一天到晚手裏拿着皮刀的。他的老婆却另外有一把皮刀在那裏供應。主顧夫婦倆各有各的皮刀。所以替于阿花的老婆起了一个諱號叫做皮刀娘子。譯號可笑我看羅大爺你很可以去嘗嘗這把皮刀的刀鋒究竟利不利。羅大綱聽了哈哈大笑道好啊我們一同走去瞧瞧這皮刀娘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說着一衆無賴都拍手叫好。七八個人便簇擁着羅大綱吆吆喝喝往南門外于阿花家中而來進了屋子坐下那個報信的無賴便去拉了一個老婦出來和他耳語了一會那老婦點頭自去大綱問時才知道這老婦就

是于阿花的母親。好似窑子裏的鴉母一般。和他說了叫那皮刀娘子出來。不一會門帘揭處果然進來了一位嬌嬌婷婷的美人。羅大綱留心打量時。不要說別的就是這位皮刀娘子的裙下雙鈞直瘦得像菱角般也足夠教羅大綱銷魂盪魄了。羅大綱不禁蹠起右手大拇指來贅了一聲。好衆無賴自然湊趣便和羅大綱說合。教皮刀娘子今晚陪着羅大綱睡。覺皮刀娘子見了羅大綱的猙獰面目本待不依可是一轉念間心想這些無賴都是不好惹的若是和他們結了冤仇將來準定要吃不了兜着走。況且他們又允許了金錢。同一接客就勉強一遭也不要緊因此才委委屈屈點頭應允。這一晚羅大綱便宿在皮刀娘子家裏可笑羅大綱一個童貞男子到此却不免捱了皮刀娘子的一皮刀。涉筆成趣從這一夜起羅

大綱索性和皮刀娘子講明了常包了他每月多少錢橫豎是由手下這些無賴供給的。羅大綱樂得快活可是那位皮刀娘子心裏何嘗願意俗話說得好。鵝兒愛鈔兒愛俏像羅大綱這們一個臉當然說不上俏字。那皮刀娘子和他同牀合被只是看在幾個錢的分上等羅大綱轉了背。不免要對花長嘆對月長吁更兼他又是一個土娼不知甚麼叫做貞節。瞞了羅大綱見了小白臉自然而然的會和他們眉來眼去起來就中單表。有一個譙號小馮的他老子在揭陽縣衙門裏當一名書辦這小馮倚仗他父親有錢有勢便鎮日價在土娼堆裏廝混眠花宿柳好不開懷。不知如何却和這皮刀娘子勾搭上了這小馮生成的臉子和畫上的美人一般那皮膚更是吹彈得破和羅大綱比較起來正是一個兒明珠一

個兒糞土皮刀娘子自然心向這小馮不向羅大綱可是兩下裏都怕羅大綱兇惡還不敢明公正氣的來往只看那羅大綱白天有事出門去了便掩進來和皮刀娘子續舊可是大凡偷偷摸摸的事情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羅大綱手下的許多無賴鎮天在街坊鄰舍打聽人家的陰私借此好遇事生風掏摸些油水那皮刀娘子和小馮趕的勾當那些無賴還有不知道的理麼自然風吹草動被衆無賴打聽着了便背着皮刀娘子和羅大綱一五一十的說了羅大綱虎吼了一聲搶了一柄尖刀便要去結果皮刀娘子的性命却被一個無賴拖住道大哥你不要莽撞常言道捉姦捉雙捉賊捉贓你不當場把姦夫淫婦雙雙捉住那淫婦死了也不服氣我們不做則已做了便須叫那一對狗男女在九泉之下也做個

明白鬼。你大哥只要在那裏暫時藏躲起來。由我們分派幾個弟兄守在那淫婦門外。只要瞧見小馮進了他家。我們便來報告大哥。那時大哥鬪了進去。當場捉獲。要殺要罰聽憑。大哥作主便了。大綱覺得這話不錯。那一羣無賴果然分班在皮刀娘子門外守候。可憐那個小馮還是蒙在鼓裏。一般自然捨不得丟了皮刀娘子。得了暇便又遮遮掩掩的踅向皮刀娘子家。而來早被羅大綱手下一個無賴瞧得清楚。便飛也似來告訴大綱。大綱聽說便把一柄牛耳尖刀向快靴統裏一塞。圓睜着一雙怪眼。趕來處置皮刀娘子和小馮。那無賴還怕大綱此去有什麼一差二錯。所以暗暗地都跟隨在後面。欲知皮刀娘子和小馮性命如何。且閱下文。

評曰：洪秀全起事於金田也。兵不逾萬。而向榮、烏蘭泰等窺伺於旁。

思乘隙以制秀全之死命而秀全斯時將寡兵少其勢殊岌岌也幸羅大綱洪大全林鳳祥等以綠林魁傑率衆來從秀全之勢乃大振於是桂平武宣等縣始入天國版圖而燎原之勢一發而不可收拾然則大綱等之功顧可沒哉本回極力寫大綱蓋爲秀全起義金田盤旋作勢耳讀者識之

大綱一生短處在好酒嗜色蓋出身綠林固不知法紀爲何物然秀全起兵之初亦以救民水火爲職志故約束部下勿使有越軌行爲及大綱湖北田家鎮一役姦淫劫掠無所不爲致秀全已得之民心重行失去則大綱一身繫天國盛衰也如是作者於寫洪秀全之前先寫羅大綱良有以也

第十三回

人言可畏蕩子聽驪歌 母命難違英雄傷蠻屈

話說羅大綱得到了報告。說那個小馮又在和皮刀娘子幽會了。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搶了一把牛耳尖刀，向快靴統裏一塞，匆匆地便去結果兩人性命。那皮刀娘子的房門本來關上的，更兼這時正和小馮幽會，還有個不把那兩扇門兒栓得緊緊的道理。可是憑你怎樣銅牆鐵壁，只要被羅大綱那腳指頭彈上一彈，早豁拉拉東倒西歪了。當下羅大綱把房門一脚踢開，一個箭步便已搶到了房裏。這時留心看那床上時，只見羅帳低垂，遮得文風不透。床前放着兩雙鞋子。大綱認得那雙。

粉紅緞子繡着紅紅綠綠的一枝牡丹花兒那三寸弓鞋不是皮刀娘子的是誰的旁邊一雙粉底緞鞋又千真萬確是男人的鞋子

讀者固急欲觀羅大綱之殺皮刀娘子也而作者又好整以暇宕開文筆以寫

牀前之兩雙鞋一言以蔽之反跌下文而已羅大綱絕不思索立刻伸手撈起帳子來果然端端正正那個小馮睡在外牀羅大綱覲得真切便伸手從靴統裏摸出刀來就在小馮雪白滾壯的胸前刺了進去霎時間便變了一個透明的窟窿那一股熱血便濺得有兩三尺高連帳子上和旁邊的皮刀娘子身上都沾染了不少那小馮也只慘叫了一聲便三魂渺渺六魄悠悠往閻王殿上等候皮刀娘子的陰魂再做恩愛夫妻去了了一個那皮刀娘子在旁邊看得真切更兼小馮腔子裏的熱血噴溢了自己一臉知道這事情不好看那羅大綱惡狠狠的神情就難免要連帶到自己身上

然則皮刀娘子固戲迷矣一笑者涉筆成趣其梯突處令人忍俊

想到這裏四肢百骸不由得像篩糠般抖將起來忙極聲喊那救命兩字不想那個命字的尾聲使的長腔還沒有使足早給羅大綱一把髮髻便提了起來向地板上一放千淫婦萬淫婦嘴裏喃喃地罵着那皮刀娘子料想喊救命也是沒用便哀哀求告道好人你饒了我罷你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們這幾個月的夫妻分上饒了我一條狗命羅大綱圓睜着雙眼也不答話舉起一隻快靴來在皮刀娘子前胸抵住才說道你要我饒命你便不必幹這事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們這種人豈是省油燈殺掉一個人便和殺掉一隻雞般算得甚麼事你不瞧見那個小馮嗎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便是個好榜樣羅大綱邊說邊便把那刀子向皮刀娘子脖子裏抹來皮刀娘子知道命在頃刻可是

還不肯瞑目待死。見了這明晃晃的尖刀在面前一閃一閃不由魂靈出竅却只用他的纖纖玉臂來格住那刀子在平常羅大綱瞧了這皮刀娘子掐得出水的玉臂恨不得拿來當一段藕啃下肚子去不住地把他那長着又黑又硬鬍子的血盆大口在皮刀娘子玉臂上捱擦那時皮刀娘子還嫌惡他鬍子刺的嫩皮膚上生辣辣地疼極力把羅大綱推開不許他親近如今是此一時彼一時了羅大綱眼見得他和小馮睡在一牀如何輕易干休所以這支玉臂送到跟前他連正眼也不瞧一瞧手起刀落皮刀娘子的一顆腦袋便滴溜溜地提在羅大綱手中了了結第
二個羅大綱提起那頭來獰笑了一聲便隨手向地下一丟又在牀前方櫈上撈起小馮和皮刀娘子的衣服來把尖刀上和手上的血迹揩抹乾淨才蹠蹠跟

跟跨出房門。正想三十六著走爲上著時。不料斜刺裏忽然跑出一個老婦人來。攔住去路。帶哭帶說道。你把他們兩人殺死在房間裏。就想這們拍拍身體逃去了嗎。可沒有這般容易。說到這裏。又放大了喉嚨喊道。左右隣居快來呀。這裏一個殺人的兇手要逃走了。啊羅大綱定睛細看。這攔住去路的正是皮刀娘子的婆婆皮匠于阿花的母親羅大綱。心想那皮刀娘子的姦情本來不干這老婆子的事。不過他要是這們喊叫起來。自己豈不是脫身不得了嗎。這却要怪他自己來送死。須怪不得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也把這老婆子送上他娘的清秋大路罷。大綱邊想邊從快靴統子裏又摸出那柄刀來。向這老婆子喉嚨裏直刺進去。老婆子欲待掙扎時。那裏來得及。只見他手脚顫動了一會也就沒了聲息。

寫三人死法各各不同
筆墨絕不呆板

羅大綱飛起腿來。把那老婆子戶口踢開也來不及。再抽出那把牛耳尖刀來了。只慌慌張張奪門而走。那些手下的無賴見羅大綱衣上濺了幾點血迹。知道得了手。又因爲這時候是青天白日。萬一被人瞧破了機關。須不是頑的便不約而同圍了攏來。簇擁着羅大綱出城而去。那街上的人見十幾個人風馳電掣的奔着。這原是那些無賴常幹的頑意兒。並不希罕。更兼羅大綱夾在中間看的人眼花撩亂。自然沒有。人會發現他衣襟上的血迹。一千人居然平平安安到了城外。走進一個破廟裏面。在大殿上坐地。衆無賴便開言道。大哥。你往後不能在這揭陽縣存身了。還是遠走高飛要緊。大綱道。我有個嫡堂的哥哥在廣州海面上做那沒本錢的買賣。專一劫掠過路的官商船隻。我此去不免投奔。

到他那裏。衆無賴道。大哥既是決定了。往那裏暫避風頭。那麼事不宜遲。請大哥立刻動身的好。不過大哥到了那裏。請給我們一個信。我們也好。來入夥。大家那時依舊聽候大哥的調遣。豈不是好。羅大綱點頭答應。衆無賴又七手八脚從身上剥下衣服來。教羅大綱把有血迹的衣服換下。又鬥份子似的從各人身。上湊出些零碎銀兩來。送給羅大綱做盤費。羅大綱便和衆無賴灑淚而別。原來羅大綱的嫡堂哥哥叫做羅瓊樹。生成的一個五短身材。使一根齊眉棍。有神出鬼沒的本領。綠林中都稱他爲羅矮子。這時正在廣州海面上做強盜。羅大綱投奔了去。羅瓊樹十分歡迎。弟兄倆在海盜窟中也立了不少的功績。後來一衆海盜因爲羅大綱。力大無窮。便推舉他坐了第一把交椅。連羅瓊樹都屈居其下。羅大綱既

是做了海盜大王便招呼那揭陽縣的衆無賴也都來入了夥手下的弟兄們總數在三千以外聲勢越發浩大起來羅大綱雖是生平沒有讀過書可是他的志願却並不在小生平他最恨的是貪官污吏要是有一兩個從廣東卸任回去的官吏碰在羅大綱手裏不但銀兩都要刮奪得乾乾淨淨連性命都不能保全呢因此在廣東當差使的聽了羅大綱三字便要頭疼再也不敢走水道打夥兒起旱或是走韶關進江西或是走潮梅進福建羅大綱的威名既是這們大那麼滿清的官史當然不肯輕放了他那兩廣總督懸了一萬兩花紅銀子的賞格巨奈沒有人敢拌了性命去捉拿羅大綱又有幾個狗官便把招撫兩字去引誘羅大綱上鉤那知羅大綱立定主意不受招撫那些狗官也就無所施其技倆因此羅大

綱和陳大鵬開懷暢飲席上便說出那些種族革命的論調來。一筆兜轉何等力量可

惜陳大鵬這時正值心灰意懶沒有心思來和羅大綱一同幹這驚天動地的事業所以沒有應允羅大綱入夥。

照應上文

羅大綱喝了幾杯悶酒又起

身來舞了一回劍陳大鵬也照例稱贊了幾聲這一席酒也就吃到月色

西斜陳大鵬便起身告辭說要下船羅大綱挽留不住便親自送到海灘

上互道珍重羅大綱又取出一面旗幟來送與陳大鵬道這是小弟的旗

號本來不敢褻瀆大哥的只因現在水路上綠林中人很多萬一又有人

和大哥麻煩豈不耽擱了正事不如請大哥把小弟的旗號打了起來他

們便不敢再來動手陳大鵬謝了又謝便真個把鎮海大王羅這五個字

的旗號掛起在桅桿之上從此果然一路平安沒有第二個羅大綱來尋

惱。陳大鵬到了鎮江直奔金山寺問起智空禪師說前幾天在這裏掛單才走不多時他約定一個月後再來的陳大鵬聽了只得在金山寺權且住下直等了三個多月才見了師傅的面智空禪師問他來意陳大鵬決要出家智空禪師見他一片至誠也就答應了他陳大鵬便在金山寺落了髮從此隨着智空禪師雲遊天下到處爲家忽忽便過了有七八個年頭一天智空禪師便吩咐陳大鵬道你可以回廣西去走一遭因爲眼前天下就要大亂你家裏生的一個兒子倒是新朝佐命功臣你如若回去教他一點兒武藝於這孩子多少有點好處陳大鵬領了師命便回到貴縣原籍來每天晚上把兒子陳不成引出重垣授他些武藝及至陳承瑢看了柬帖知道這個和尚就是哥哥待要留住他可嫌遲了那大鵬已

是。飄。然。而。去。再。也。沒。有。地。方。可。去。尋。他。連。芙。蓉。知。道。了。也。只。灑。了。幾。滴。傷。心。之。淚。況。且。那。位。老。英。雄。張。鳳。立。又。因。病。重。逝。世。芙。蓉。忙。着。料。理。喪。事。便。把。這。件。事。情。擋。了。下。來。陳。不。成。還。是。每。天。上。書。房。念。書。十。分。勤。懇。一。天。陳。不。成。在。書。房。裏。見。了。陳。安。成。忽。地。又。想。起。了。前。幾。天。的。那。件。事。情。這。天。陳。安。成。正。說。得。起。勁。時。忽。然。被。自。己。母。親。來。說。外。公。病。重。岔。了。開。去。如。今。事。隔。多。時。自。己。胸。中。一。個。悶。葫。蘆。依。舊。沒。有。打。破。此。刻。想。起。了。倒。要。問。他。一。個。究。竟。咧。當。下。便。又。約。陳。安。成。下。座。位。來。到。外。面。談。話。才。重。又。把。以。前。的。一。問。題。提。了。起。來。陳。安。成。笑。了一。笑。道。原。來。還。是。爲。那。件。事。你。的。記。憶。力。最。不。錯。告。訴。你。罷。我。上。一。回。不。是。和。你。說。過。的。嗎。這。宇。宙。之。間。天。的。權。力。最。大。那。天。上。有。一。個。主。宰。之。神。就。叫。做。天。主。世。界。上。一。切。人。類。以。及。飛。禽。走。

獸草木蟲魚都是天主一手造成。所以人要是不知道敬重天主那罪孽便非常之重。約摸在中國漢哀帝年間。罷天主。把一個叫做耶穌的降生在西方猶太國。這位耶穌便是天主的長子。他專門宣揚天主的道理。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治了多少人的疾病。不料他行了好事却得了惡報。有個叫做希羅德王的硬說耶穌是妖言惑衆。用計誘耶穌來上當。把他騙到一個十字架上。用釘釘住他的四肢。就這們活活的釘死了。可是這耶穌究竟是天主的兒子。他自有神通。因此他的屍身埋在土中。七日之後又復活起來。在墳墓裏跑了出來。向衆人說法。三日期滿便白耶穌教。所以每逢臨吃飯。臨睡覺時。都要自己懺悔。求天主赦免自己的罪。

罪過還要唱讚美天主和耶穌的詩句你那天聽見的就是

洪秀全起兵之初本以基督教爲號召故作者於未出洪秀全之前先將

其教義敘述一過則後文可省却許多麻煩是作者取巧處陳不成聽了暗暗點頭又想了一會才問道那麼我

們廣西這幾年中時常鬧飢荒窮人只把草根樹皮充飢似這們困苦天主爲什麼不也降生一個耶穌到我們中國救救這些苦百姓呢陳安成拍手道畢竟是你兄弟聰明問得出這句話來告訴你罷現在天主已是教他第二個兒子降生在廣東花縣這人叫做洪秀全這幾年來便在廣西桂平一帶傳教和當年的耶穌一般但不知可會出第二個希羅德王來把這洪秀全釘在十字架上此出洪秀全天衣無縫○於未出洪秀全之前先將其教義敘述一過則後文可省却許多麻煩是作者取巧處陳不成這時早已被陳安成說得感動了忙義形於色的道要是這洪秀全真有第二個希羅德王去磨折他那時我們便應當設法去救他

承陳

成此時心目中已有秀洪全三字也

陳不成到此處正待往下說時湊巧另外有一個同學

踅得來了便打斷了兩人的話頭大家又談了別的話才各自歸座自從這一天起陳不成心裏便深深地嵌了洪秀全三字且說那個洪秀全原籍廣東花縣從小就沒了父親他母親把他撫養大了七歲時便送他到村塾裏讀書去真是一目十行十分聰俊他最歡喜讀史一部二十四史簡直就爛熟在胸對於古時的帝王寇盜興亡成敗的迹象研究得瞭如指掌他不比旁的讀書人死守着皇上聖明臣該萬死這八個字的他以爲做皇帝也不過是那們一回事無論那個人只要得民心有兵力如漢高祖是一個亭長明太祖是一個小沙彌一般的都可以做皇帝又想當今的皇帝是滿州人滿州在古時中國人本來視同夷狄這會子到中原

來做主子和元朝以蒙古人入主中華是一個樣子的可是看見宋明人所著的書裏講起滿洲人總是把犬羊腥膻等等的字樣去侮辱他們爲什麼到了此刻一般中國人俯伏在滿州皇帝的脚下歌功頌德呢更兼看着眼前滿清政治的混亂官吏的貪殘百姓的困苦覺得這滿州人實在不能在讓他做皇帝了古時湯武夏桀之命此刻的中國最好也要出一個湯武來革一革命才行可是放眼看那些督撫大員一個個只知道奴顏婢膝誰敢效法湯武革滿廷之命呢洪秀全想到這裏便隱然以湯武自命寫洪秀全如何而有革命思想當時又如何而不得不革命今書骨幹盡於此寥寥數語中洪秀全他雖是抱着這樣的大思想可是旁人那裏會知道因此他的母親還硬逼他去應試洪秀全陪笑道兒子願意一輩子教書或是做買賣餬口那些秀才舉人就是

弄到了手也一文不值何必去自討苦吃呢他母親聽了這話勃然大怒道這是甚麼話你也不自己想想你沒了父親做娘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把你撫養大了所爲何來左右不過是希望你讀書成就了博得個一官半職將來顯親揚名誰想你這般不中用眼睜睜地看着同學朋友一個個畫黃臉達你却自願坐條冷板凳或是抱着個算盤過日子這真是那裏說起我不怨別的我只怨你父親去世得太早了我把你撫養着只是白辛苦了一場往後到陰世裏去有何面目見你的父親洪秀全見母親動了真氣便撲通一聲雙膝跪下說道只求母親息怒兒子遵母親的吩咐就是他母親見洪秀全答應去了才回嗔作喜不多幾天洪秀全同了幾個同窗朋友一同到府城裏來應試覓着了宿處一瞧離試期還遠

那些考相公又都是少年好事便成羣結隊在街坊之上活動只有幾位拘謹的才在寓所裏孜孜苦讀洪秀全懶得和衆人一同遊逛便一個人負着手在街上閒踱偶然踱到一處地方只見賣拳頭的頑猴子戲的相面的拆字的齋集在一處鬧得烏烟瘴氣那些賣拳頭頑猴子洪秀全都不大歡喜瞧便踅到近旁一座相面的攤頭上來只見這相面攤是用布篷搭成了一個小棚倒也可以略蔽風雨裏面一張桌子一條櫈子端坐着一位長髯的道人正在高談闡論和一個少年的考相公談相洪秀全留心打量那道人叫甚麼名字時却見這小棚外面掛着一方白布上寫着玄機道人論相六個大字寫得龍蛇飛舞不是世俗上那些江湖書家所能寫得出來的料定這道人定然也不俗便捱入人叢中來聽這玄機

道人說些甚麼話。這玄機道人抬起頭來，猛吃一驚，便用手向洪秀全招了幾招，說出一番話來，欲知說的甚麼話，且閱下文。

評曰：使俗手記太平天國事，必先寫洪秀全，是蓋正面看山了無餘味矣。必也如作者之首寫鄭祖琛，次寫陳不，成三寫羅大綱，更穿插以瑣瑣碎碎之情節，劍客俠盜之迹象，而後全書如生龍活虎，使讀者色舞眉飛，不盡不忍釋手。此回方入洪秀全正傳，或有譽其紓緩者，殊不知作小說與作正史異，作小說必從讀者趣味方面着想，布局結構皆不能如正史之簡單。本書至十三回而出，洪秀全猶未足，譽其紓緩耳。

本書至十三回，洋洋灑灑，將及十萬言，書中所寫英雄，已不在少數。

方以爲十三回以前必爲廢話也孰知竟無一閒人無一廢話其所
以紓徐曲折全爲洪秀全一人地耳杜詩所謂羣山萬壑赴荆門者
鬚髯似之

第十四回

蓄異謀軒眉論青史 求快婿繫足引紅絲

話說洪秀全瞧見了一個長髯的道人在那裏替人家看相便也摒身在人叢中瞧熱鬧不想那道人抬起頭來看見了洪秀全立刻收拾收拾相攤向着那些閒人告了一個罪說貧道另有他事只得有勞諸位明天再請過來洪秀全一句話都沒聽得那些人已是紛紛散去了當下也只得

快快地踅往別處去。瞧熱鬧。誰想還沒有轉身時。那道人却向秀全招了招手。道貧道。想借個地方和施主談句話。不知施主肯賞臉不肯。秀全不知就裏。嘴裏可不由不答應。便道。既是道長有話吩咐。前面有家酒樓。我們可以到那裏喝杯酒去。那道人搖頭道。不。那裏太嘈雜了。不知施主可肯屈尊到敝寓一談否。秀全點頭道。也好。於是兩人一先一後到了道人。的下處。道人便問了秀全的姓名籍貫。秀全也反問道人道。請教道長法號。可是那招牌上寫的玄機兩字。玄機道人點頭應是。便又端相了秀全。臉上。一會才道。貧道足迹遍天下。閱人已多。可是沒有瞧見過像你施主一般的相貌。不要說旁的就是你施主的一雙尊目和三國時的關公一般。是丹鳳眼。現在施主的雙目更向兩面斜了上去。是個丹鳳飛翔的格。

局。好名。更是貴不可言。再看施主五官的位。置異常俊秀。話又說回來。光只俊秀兩字。施主將來至多不過做一個翰苑清秘之臣。尙不算十分可貴。好在施主美秀而文的臉相。却時時露出威棱來。這一種格局。在相書上最爲難得。當得起貴不可言四個字。玄機道人說到這裏。又放低了聲音。道不瞞施主。說貧道修行了五十年也。略略知道一點過去未來。目前中國就要大亂。貧道望見王氣在廣西。因此渡江陟嶺到了廣西地界。訪問了一個多月。才在桂平地方發現了許多屠沽走卒。都有封侯之相。心中忖量那桂平縣。準定是個新朝龍興之地。只不見那一位該登九五之尊。才一路裏訪問到廣東來。不想在這裏遇見了施主。正是貧道踏破鐵鞋。無覓處的人。貧道既是訪着了施主。也就了却一樁心願。不日便須回。

山去了。洪秀全聽了玄機道人一番海闊天空的說話，也是半信半疑。嘴上却又不肯承認。道長休得取笑。此刻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那裏容得道長說這些瘋話？幸虧遇的是小生，否則道長難免要闖禍。玄機道人含笑道：「此刻和施主說，施主自然不肯承認。日後自有分曉。」洪秀全搖頭道：「小生此刻是奉了母命來此應試，就這一點看來，小生是沒有甚麼大志。要辜負道長期望的了。」玄機道人道：「施主不必諱莫如深，施主決不是青紫中人。貧道替施主看相，並不要分文。相金施主切莫當是江湖上那些信口開河的術士才好。貧道訪着了施主姓名，也算如願以償。不久便須離了廣東，不過有一句話，施主須牢牢记着。施主將來的事業全在廣西，不要錯了方向。才好。」洪秀全聽了也只微微含笑，見道人沒有旁的。

話了。便起身告辭。道人也不堅留。隔了幾天。秀全忙着應試。也就不把玄機道人一番說話放在心上。誰知榜發下來。秀全名落孫山。他本不把功名當一回事。也就毫無眷戀。地回了花縣。原籍在家裏讀書。倒也逍遙自在。隔不了幾天。却有一個秀全的同窗好友。叫做馮雲山的。知道秀全落第回來。便來望他。原來這馮雲山。自幼和秀全同學。這一次秀全迫於母命。往府城裏應試。也曾約過雲山。同去雲山。却笑道。誰耐煩去受科舉的拘束。老實說罷。我此刻在家研究研究。醫卜星相。將來行醫。也可以餬口。萬一沒人請教。便擺起一個拆字攤。或是設一家課命館。也可以弄幾文。何必定要向風簷寸晷中去撈那鏡花水月般的功名呢。你要去。你便請。便罷。我委實不能奉陪了。秀全見雲山執意不去。只得罷了。所以這

天雲山見了秀全便笑道：「向如我早知道功名是不可必得的，本來這種科舉是皇帝消磨天下人志氣的一條詭計，定要設下許多格式，許多拘忌。教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往這圈子裏鑽去，等到你出圈子已是齒豁頭童，鬚眉皆白，憑你抱着怎樣的壯志到此地步也只索得心灰氣短。舉之告如是作者特借馮雲山口爲定爰書耳」你是個熟讀史書的，你瞧那成湯文武項羽劉邦，那一個是科舉出身來。一開口便成湯文武項羽劉邦想見其志不在小秀全聽了也勉強笑道：「誰真願意和那些官迷去角逐？我這次本來不想去的是被家母逼得沒法才去走了一遭。這一次下第歸來倒遂了我的心願，咧！」馮雲山這時不等秀全說將下去，忽地伸了一隻手，拉了秀全一把，道：「告訴你得知我這幾天正在瞧一本相書，誰知你的相貌竟是……」馮雲山說到這裏，又四下裏望了。

一望怕被旁人竊聽了去。是馮雲山心細處秀全道你但說無妨。這裏是輕易沒有。

閒人的馮雲山才湊在秀全耳朵上道你的相貌照相書上說竟是王者。

之相你道奇也不奇秀全點頭道今天不是你說起倒有些想不起來了。

這一次在府城裏遇見一個道士叫什麼玄機道人他說的話竟是和你。

一鼻孔出氣連我自己也聽得有些將信將疑起來了說着便把玄機道。

火的話照樣說給雲山聽雲山道你不要小覲了這道士這道士倒很有。

些來歷呢王侯將相本無種在世俗的見識把造反當作一件大逆不道。

的事就你我看來只要看機緣要是機緣到了無妨頑一回秀才造反替

天下讀書人吐氣呢古語說得好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我們就是事情失

敗要砍腦袋也覺得爽快強似做個沒世無聞的無聊文士咧但不知你。

的意見怎樣。馮雲山一番說話純是英雄吐屬洪秀全後此起事其造因未始不由於此寥寥一席話也

秀全半晌才答道你我

知己本來可以無話不談實不相瞞我也久有此志所以專讀史書把古時的一切政事用兵澈底的研究一下將來也可資爲寶用雲山道這個辦法固然不錯可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論語上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的百姓愚魯的居多你要是把清朝是滿州人或是清朝的官吏怎樣的貪贓枉法這許多話去啟動那些無智愚民那是你這個造反造一百年也不成功所以我們最好要想出些神怪的事迹來去引誘一般愚民爲我們效死這並不是我們獨創的例漢高祖的時候有什麼赤帝子白帝子的故事宋太祖時又說甚麼檢點作天子明太祖因爲在皇覺寺裏做過沙彌所以神話更多連滿洲人都搗過一回佛庫偷吞仙

果的鬼。

馮雲山能猜透此層思過半矣

我們若是謀大事第一步當然要得民心而要得民

心這種荒誕無稽的鬼話却不可不預備些我這幾天打聽得一個絕妙

的機會好似天生成做我們起事的張本般洪秀全忙問道是甚麼機會

呢馮雲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不慌不忙的說道兩廣近來新發現一

種會叫做上帝會爲頭的一個姓朱名九疇聽說還是大明朝的嫡派子

孫他因爲自幼從了西洋人信奉了天主天主就是上帝他便想借着上

帝的幌子來做恢復明室的事業所以創立了這個會就叫做上帝會現

在信奉那天主人這上帝會的不知有多少將來要是說一聲起事這些

教徒便可不費吹灰之力一呼而集我們雖並不想恢復明室可是想在

滿清皇帝脚下造反這一點點主意是和朱九疇相同的他有這許多教

徒便可不費吹灰之力一呼而集我們雖並不想恢復明室可是想在

徒。究竟。比。我們。一。無。憑。籍。的。要。強。多。了。我們。何。不。將。計。就。計。也。入。他的。上。
帝。會。去。洪。秀。全。聽。雲。山。這。們。一。說。便。一。躍。而。起。道。去。去。我。們。一。同。去。入。上。
帝。會。雲。山。見。他。這。般。性。急。覺。得。好。笑。便。道。這。不。是。霹。靂。火。箭。的事。我。今。天。
只。要。聽。你。答。應。了。進。上。帝。會。那。麼。我。明。天。便。找。居。間。人。去。和。朱。九。疇。說。等。
他。答。應。了。居。間。人。來。回。報。了。我。們。我。們。才。可。以。備。下。兩。份。柬。帖。去。投。拜。在。
朱。九。疇。門。下。似。這。們。許。多。麻。煩。便。知。道。進。上。帝。會。決。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秀。全。聽。說。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不。禁。有。些。快。快。不。樂。十分性急可。是。面。上。
却。不。便。露。將。出。來。便。道。那。麼。託。你。找。人。去。把。這。事。情。弄。妥。當。了。我。們。兩。人。
再。一。塊。兒。去。入。會。便。了。馮。雲。山。點。頭。答。應。當。下。也。就。忽。忽。別。了。秀。全。而。去。
隔。不。到。幾。天。便。來。回。報。說。入。上。帝。會。的。事。情。已。是。蒙。朱。九。疇。答。應。了。秀。全。

聽了。自是不勝之喜。便和馮雲山兩人整了整衣冠備了名帖實行去拜師朱九疇。正愁沒人帮他把這上當會興將起來如今來了。這們兩個好帮手如何不歡迎呢。所以秀全和雲山入會了沒多少時候朱九疇便倚若左右。就是會中的會友見洪馮兩人那們精明強幹也都從心裏佩服出來。隱約之間除了朱九疇大家便都聽兩人的命令。那時湊巧秀全的母親故世了。只遺下一個妹子叫做官嬌。還待字閨中。從此秀全越發沒了管束。也沒有人逼他去求功名了。便一心一意帮着朱九疇在廣東廣西傳教。那上帝會便一天發達一天起來。也是合當洪秀全該做一番事業。那朱九疇忽然又得了病症亡故了。遺命便立洪秀全做教主。那些教友平素本來很服膺秀全的。當然一致推崇。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秀全。

一天正在上帝會裏議事。忽地有個值日的教友進來通報。道外面有個老頭兒自己說是姓賴特地從廣州到此要見教主秀全。心想我沒有認識的廣州人姓賴的呀。可是既已來了也許有甚麼關於會裏的事情接洽。倒不可不見他。一見便揮了一揮手道請那教友果然如飛地去引了。一個老頭兒進來。那老頭兒見了秀全深深一揖道這位想是洪教主了。名不虛傳果然好相貌秀全也謙遜了幾句反問那老頭兒尊姓大名。那老頭兒笑道老夫姓賴沒有名字只起了一個別號叫做賴道人。洪教主往後只要叫老夫賴道人便了。老夫生長在嘉應州六十多年嘉應州的婦人孺子他們都知道有賴道人。這三個字老夫縱然以前起過旁的什麼名字此刻因久不使用也已忘懷了。秀全見這老人語言梯突便也打

了一個哈哈道。老丈雖是叫做道人，可還是俗家裝束。賴道人掀髯笑道。這話一些不錯。老夫不但裝束不像個道人，家裏還有妻有子。這譬如讀書人取甚麼別號？一般叫做山人的偏鎮天在城市之中，叫做什麼翁的？偏臉上光光的從沒生過鬍子，叫做什麼生的偏于思于？思不像是個少年人模樣。此數語實在是作者調侃時人處，不知世之所謂某某山人某某生某翁者，讀之何以自解。閒話少說。老夫此來求見洪教主有一個道理。只因這一次在廣州遇見了玄機道人，和他談起。他說他在兩廣到處替人家看相，最貴的相也不遇到封王爲止。只有花縣洪秀全，是個了不得的相貌。所以老夫聽了特地趕來，和洪教主相見。今日正是三生有幸，說到這裏，見馮雲山在旁，便拖了他一把，在隱僻的所在悄悄地說道。老夫膝下有個女兒，在老夫那裏學會了醫卜星相諸。

般雜藝倒也學得。色色俱精。不揣冒昧。想攀給洪教主做個妻子。請馮先生做媒。不知道洪先生意下如何。馮雲山點頭道。讓我來和洪教主商量。了。再說。好一個馮雲山。果然把洪秀全招呼到別一間屋子裏。如此這般的說了。又道我看這賴道人倒不是尋常之輩。恍恍惚惚聽見嘉應州的朋友講過這賴道人。簡直就如神仙一般。我們得了他助。這們一臂之力。於圖謀大事上。多少可以得到一點好處。但不知你的意見怎樣。秀全躊躇了一會。道論理呢。我母親的孝服滿了。也應當早一些圖個室家之好。

第一層 只不過我們是想做大事的。有了室家反而受累。
是要 第二層 又 是不要 我看

這事你替我作了主罷。既是你说攀了這門親。嘉應州那面可以占一部分的勢力。那麼答應了他也未爲不好。
第三層 又 是要了 馮雲山見秀全答應了。

便又拉秀全回到客堂中坐定。雲山便開言道：「適才老丈一片美意已經轉達，洪兄洪兄也很是願意。道人聽了心花怒放，便道如此一言爲定。老夫趕回家去就把小女送來。這裏成親。秀全見賴道人脾氣爽直，也就說道：「一切聽憑作主。」就是當下便按照俗例拜了下去。喚聲岳父，賴道人笑道：「逐顏。」開一把將秀全扶起。三人又坐下談了些教裏的事情。那馮雲山也是歡喜研究醫卜星相等雜藝的，自然和賴道人志同道合，覺得格外親熱。做書的寫到這裏，便該回轉筆頭，把賴道人的來歷敘述一番。原來這賴道人自幼在那些苗洞中來來往往，得了異人傳授醫卜星相四個字，幾乎無一不曉，而且無一不精。因此嘉應州人有甚麼疑難的事，總是去找這位賴道人。賴道人也來者不拒。你要是願意酬謝他些金帛，他也

不客氣受下了。要是不給他，他也決不向你來開口。因此人家便格外信仰他。賴道人的本領之中，以醫術爲最神奇。相傳有一家新娶媳婦的，又開一筆使讀者調節眼光是小說能手。

因爲女家多受了些茶禮銀子，妝奩又是很薄的婆婆，多花了錢，不免肉痛，便在媳婦面前，暙暙叨叨說之不已，湊巧那媳婦心眼兒，是狹窄的，因爲天天受氣，不免起了短見，便趁丈夫出去了一個，人在房間裏，把房門實騰的關上了，又解下了一條袴帶，向臥牀一根橫木上一搭打了一個結，便把自己脖子套了進去，也不消半個時辰，那舌頭已是拖出了二三寸。一命嗚呼了。他婆婆還不覺得到了日色西沈，該是燒晚飯的時候了，只不見媳婦到廚下去，那婆婆更是有氣了，便到房門外面來擂鼓也似，擂了一陣，又不聽見裏面有人答應，便伏在門隙上。

往裏張那知不張猶可一張時只見那個媳婦已是高高掛在那裏了。那婆婆瞧見了這副情形頓時嚇得魂不附體便招呼人把房門搥碎一面又派人去尋自己的兒子七手八脚把媳婦解了下來探那媳婦的鼻息時早已沒有了只得放平在牀上一會兒媳婦的母家也得了信一窩風擁來了十幾名男女不問情由扭住了那個婆婆便打打得那婆婆衣服也撕破了頭髮也散亂了臉上青一塊紅一塊的好似開了顏料鋪子衆人還不肯就此干休立刻一條練子把那婆婆鎖在死媳婦的脚下這時瞧熱鬧的便擠了一屋子那媳婦的丈夫也回來了只是抱着屍身哀哀痛哭瞧自己的母親這們鎖着也不敢派岳家來的人不是正在難解難紛之際却有一個瞧熱鬧的人插嘴道你們不要只顧鬥氣人雖是斷了

氣可是我們嘉應州現在放着一個活神仙，你們為什麼不求求他去，一句話提醒了那媳婦的丈夫。可見旁人插嘴並非都屬可厭也因為這時賴道人的名譽已是非常之響。只要說起活神仙三字，大家便都知道就是賴道人。也不用再加註釋的了。那媳婦的丈夫聽了這話，便拔起腿來飛跑一會兒也就一手拖了賴道人，氣急敗壞的跑得來了。欲知賴道人能否把這媳婦救活，且閱下文。

評曰：洪秀全相貌玄機道人識之，馮雲山識之，賴翁識之，讀者或病其重複，殊不知玄機道人不言，則洪秀全或不致絕意進取，終身不應。第二次之童子試馮雲山不言，則秀全尙不肯卽入上帝會，起事之心或不克。如斯之堅決，賴翁不言，則秀全尙想不到娶婦。後此閩

以。內。又。安。得。有。賴。后。其。人。襄。贊。秀。全。之。成。功。哉。者。三。者。似。重。複。而。實。不。重。複。此。各。有。各。之。妙。用。也。且。遣。詞。命。句。作。者。固。力。避。重。複。而。讀。者。亦。不。覺。可。厭。此。卽。作。者。勝。過。他。人。處。

古。來。英。雄。都。喜。愚。弄。民。衆。凡。易。代。之。際。種。種。災。異。禎。祥。率。皆。爲。人。所。僞。造。以。蠱。惑。人。心。者。作。者。借。馮。雲。山。口。中。將。此。層。點。破。千。古。疑。團。一。齊。揭。曉。卽。後。文。寫。太。平。朝。以。教。治。國。動。輒。有。天。父。臨。身。等。事。亦。可。不。必。說。明。讀。者。皆。已。曉。然。其。爲。僞。託。誠。一。舉。而。兩。得。也。

第十五回

小駐萍蹤歡生逆旅 初燒花燭變起蕭牆

話說賴道人被那人氣急敗壞的拉向死人身邊。用手摸了摸屍身的鼻息。道沒用了。氣已斷了。還拉我來。則甚。那媳婦的丈夫急得只是在地上碰頭。道求求你老人家務必想個法子。這女人一死。我們一家便完了。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老人家是出名的活神仙。不求你老人家還求誰去。賴道人打了一個哈哈。道要是死人都救得。活閻王老子豈不要找老夫算帳。活神仙三字都是你們起了來。挖苦我的。要是真的活神仙。也不在這五濁世界上了。這時那媳婦母家的一衆男女也都環繞着賴道人跪了下去。賴道人被他們鬧得沒法。只得偏着頭想了一想。道法子。是有一個在這裏。不過有效驗沒效驗。却要碰你們的運氣了。當下便要了一碗清水。捏了一個訣。又念了一會咒。放在牀前。不多時那水面

上便起了一陣泡沫。賴道人喜道：「生魂還沒有散，再遲一刻就沒有救了。」又吩咐去捉一隻雄雞，拿一把刀來。不多時，雄雞和刀都取到了。這時瞧熱鬧的愈來愈多，大家都伸着脖子，墊着腳，跟瞧賴道人怎樣施法。只見那賴道人捉雞在手，手起刀落，便砍掉了雞頭。那雞頸子裏便骨都骨都冒出熱血來。賴道人一手端了適才的那水碗，承受那雞血。一會兒，這碗水便完全紅了。賴道人隨手一拋，便把沒頭的雞拋在地上。又用右手五指伸入這雞血和清水相和的碗中，點點滴滴地就用這手，在死人頭頂裏拍了幾拍。這時那隻沒頭的雞還沒死，絕兩隻翅膀在地下撲撲的扇着。說也奇怪，那雞翅膀扇一扇，那床上的死人手足就動一動，連動了十幾次。那雞翅膀越動越慢，床上的死人却越動越快。等到那雞不動了，床

上。的。死。人。却。嚶。嘯。一。聲。活。了。過。來。瞧。熱。鬧。的。人。都。異。口。同。聲。的。稱。贊。道。
畢。竟。是。活。神。仙。有。本。領。賴。道。人。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被。你。們。活。神。仙。活。
神。仙。這。們。的。叫。着。才。會。有。今。天。這。位。朋。友。硬。逼。老。夫。要。把。死。人。救。活。的。事。
要。是。你。們。再。叫。下。去。將。來。準。定。有。人。要。把。一。堆。白。骨。責。成。老。夫。重。新。教。他。
生。出。血。肉。來。了。呢。說。完。這。話。便。趁。這。家。人。家。慌。忙。抖。亂。的。時。候。飄。然。而。去。
列。位。試。想。這。位。賴。道。人。有。這。們。一。種。驚。人。的。本。領。嘉。應。州。地。方。的。百。姓。還。
有。一。個。不。心。悅。誠。服。的。道。理。嗎。所。以。對。於。賴。道。人。都。當。他。似。重。生。父。母。般。
他。說。什。麼。話。沒。有。個。人。敢。違。拗。的。此。所。以。洪。秀。全。願。與。之。結。爲。姻。姪。也。這。賴。道。人。不。但。精。於。醫。
術。旁。的。什。麼。奇。門。遁。甲。也。都。會。使。有。一。次。和。人。家。說。笑。話。道。你。們。要。不。要。
瞧。天。后。宮。的。戲。那。人。當。然。要。瞧。的。可。是。心。裏。想。這。賴。道。人。不。見。得。肯。自。己。

掏腰包去雇戲班到天后宮來唱戲咧要是說那些海船上的商人無緣無故也決不會在天后宮唱戲的除非是天后娘娘生日或是天后娘娘在海中顯聖才會唱戲酬神賴道人說這話已是離天后娘娘生日遠了那些海船上的商人不見得會拿出第二筆錢來給賴道人開胃便把這層意思向賴道人說了賴道人道你莫慌那海船上的商人我可以用方法教他們乖乖的自己拿出錢來那人不信賴道人便吩咐到了晚上來看自己作法這晚那人便如約而至只見賴道人拿了一個銅面盆盛了满满的一面盆水水面上浮着一隻紙摺的小船教那人捧着這面盆到了一間暗室裏叮囑那人好好的捧着不要把水潑翻了那人只得小心翼翼的捧了面盆在暗室中間立着一個人在黑暗裏時光便格外覺得

過的慢。這朋友立得脚都痠了。才見賴道人手裏拿了一個燭台。這燭台上面便插着一枝大紅的蠟燭。在那裏搖搖不定。賴道人似這們的走進了這屋子。這屋子裏便頓時覺得光明起來。賴道人一聲兒不言語。立了半個時辰便道好了。那人才捧着面盆跟着賴道人出了這暗室。賴道人道你整整瞧天后宮的戲吧。那人還有些將信將疑。不料三天之後走過天后宮時見鑼鼓喧天香煙繚繞。果然在那裏唱戲。那人走進去瞧時只見一般海船上的商人都在天后娘娘神像之前叩頭。如搗蒜一般。桌子上更是各種供品供得密密層層。那人便拉住了一個叩頭的商人問他究竟。那商人便五一十告訴他道。天后娘娘真靈驗呢。我們這一次海船在洋面上走。一天晚上忽地起了一陣狂風。那天色又黑暗下來。伸手。

不見五指我們在船上幾乎連方向都弄不明白了要是這樣經過了一個時辰的黑暗和狂風我們這幾條船不是傾覆便須觸礁大家在船上急得甚麼似的不禁齊聲喊起天后娘娘救命來不想喊聲未絕東南方便現出了一陣紅光霎時間那紅光便布滿了一天我們幸虧這一陣紅光才把方向弄準了不致出甚麼岔子這不是天后娘娘顯聖來救我們幾條船上的生命是甚麼呢所以我們趕緊雇了一個戲班子在這裏酬謝天后娘娘救命之恩難道天后娘娘顯聖便是要看看戲地乎中國人迷信之心理可笑可憐那人屈指一算天后顯聖的一晚正是自己捧着面盆在暗室中等候賴道人作法的那一天不禁吐出了舌頭縮不進去這賴道人娶妻黃氏所生一子一女子名漢英女卽後來配給洪秀全的那賴漢英生得白面高額好一表人材賴道

人把生平的醫學都傳授給了漢英可是並不教他行醫。糊口却另外給了他一些銀兩教他在兩廣之間往來貿易可是一個人有了本領便任憑你怎樣韜晦人家自然而然會知道了來求教你的更發賴道人的名譽也實在深入人心了人家只要知道賴漢英便是賴道人的兒子有些人因為賴道人不常出門往別處遊逛的到嘉應州來又嫌路遠貪近便一些便等賴漢英做賣買走過的時候到客店裏來求教他賴英漢情不可却便勉強應酬着自己知道生平擅長的便是老父傳給他的醫學旁的筮卜星相他自己知道不很高明便都謝絕了只有人家生了病他倒欣然施治因此各種疑難雜症來求他的簡直就絡繹不絕後來索性他所經過地方人家把他常住的客店打聽明白了賴漢英人還沒進客店客

店裏生病的人已是擠得水洩不通了。那客店的老闆因為有幾個鄉下來的客人診過了病就住在這客店裏和自己生意上有益無損的。因此倒也竭誠招待不敢把病人得罪了。也有客店裏的老闆竟自異想天開在賴漢英未到的先幾天已是向四鄉張貼廣告說賴漢英先生準於某月某日到某地住某某店這種廣告一張貼那些診病的越發如潮水一般也不消一兩天這家客店便頓時宣告客滿。人挾一技之長以遊四方苟非純盜虛聲不患不得識者觀此益信賴漢英見了這種廣告也只笑了一笑他本抱的救世活人的心願常言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因此人家求他治病他總沒有不盡力不是這病萬無可救之理他輕易也不肯回絕人家人家只要是賴漢英說過不能治的病便不必再請旁的醫生趕緊回家預備衣衾棺槨要緊賴漢英靠

這醫病的本領兩廣一帶誰都知道他是個善人這時地方上羣盜如毛。出門的人不免有時要遇到綠林好漢惟有賴漢英子然一身往來千里。因爲綠林中人患了病也一般的要求他施治所以不但不來劫奪他的行李有時還護送他一程說賴先生似這們的在兩廣地方行善事我們還好意思動他的。一草一木嗎。盜亦有道人之患在不肯向善耳苟能華
華爲善雖冥頑如盜賊亦能受其感化也賴道人父子倆如此的得人心所以洪秀全起事賴漢英也帶了許多人去入夥。此是後話不提且說賴漢英的妹子也一般的知書識字而且學會了賴道人占卜的本領和他老兄的醫學真是異曲同工一天賴道人在天井裏看那十幾盆杜鵑花原來廣東地氣比較北部中部幾個省分炎熱所以這杜鵑花開的時候也長久些賴道人拄了一枝拐杖靠在一堵牆上。

看得心曠神怡，却給他女兒賴小姐瞧見了，便銳着聲音喊了幾聲。爸爸賴道人抬起頭來，只見賴小姐花容失色，忙問怎樣。那賴小姐慌慌張張的說道：女兒昨夜占了一課，占得此日此時這垛牆便該倒坍。舌語說得好千金之子不立巖牆之下，父親休要立在那裏，像沒事人一般。賴道人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占得了課，說這垛牆要倒坍，那裏知道這垛牆倒坍起來是向外坍的。賴道人剛說到這裏，只聽得一聲響亮，那垛牆果然向外倒坍了。賴道人却一些也沒受損傷。這位賴小姐雖是占卜之術不及老子，可是在閨閣之中也算是稀有的了。因此嘉應州地方的那些年少郎君便都捲了人向賴道人這邊來提親。此往彼來，川流不息。賴道人便和他妻子黃氏商量道：我們這女兒的相貌說也奇怪，竟是

個母儀天下之相可是當今皇上是個滿洲人氏滿漢不通婚無論怎樣總輪不到山州草縣一個小女子身上來我還疑惑是我的相法錯了誰想覆了兩三遍又翻了多少相書我起初的眼光竟沒有錯想是天下必有大變動所以我們這女孩子擇配起來第一須先要把那些求婚的子弟請來待我自己相上一相看誰能配得過我女兒我便把女兒配給他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那黃氏本是很忠厚的婦人自是無可無不可賴道人便揀了一天叫那些求婚的少年都齊集在自己家裏等自己一個一個替他們相面那知道相面的結果這些少年連封侯的面相都沒有一個只得一古腦兒都回絕了此與第九回張鳳立求婿同一章法不過一以武藝一以相貌標準不同耳賴小姐的青春便這們的蹉跎下來賴道人一時訪不着乘龍快婿便想出門閒逛

藉以物色人才事有湊巧却在廣州市上遇見了玄機道人他和玄機道人本來是相識玄機道人便告訴賴道人說你要求相貌好的只有花縣洪秀全可以和你令媛配成一對賴道人聽了這話便四下打聽果然被他打聽得洪秀全現在正充着上帝會的教主暗地裏在招納亡命圖謀不軌不由得暗喜和自己初起的理想相合當下也就不辭跋涉星夜趕到花縣來和洪秀全廝會一見了面也就立刻提出婚姻問題虧得馮雲山在中間撮合秀全答應了這們親事賴道人再也爽快不過便說由他把女兒送到花縣來成親文門筭甚緊兩下裏約定了吉期賴道人也就忽告辭而去這裏馮雲山會同諸教友果然把喜事裏應辦的事情一件件擄掇起來好在人多不久也就諸事妥貼那賴道人果然如約把小姐

送了來頓時禮堂之上便鼓樂喧天一切成親合卺撤帳坐床婚姻的俗例都不必細說到了洞房之內打起新娘的紅汗巾兒果然貌若天人洪秀全心中也是暗暗歡喜晚上便排齊筵席請一衆教友喝喜酒馮雲山以媒人的資格便坐了首席這一晚大家因爲教主成親各人也都興致勃發所以行令猜拳格外熱鬧正在歡呼暢飲之際忽見有一個向在花縣衙門裏當書辦的教友慌張失措的跑了進來在衙門辦事之人居然亦爲教友可見當時洪氏耳目衆多一衆教友見了此人便拉住了要他喝酒那人却灑脫了手道我有機密的言語來稟明教主你們儘管喝酒不必和我囉唣馮雲山在座一聽機密二字心裏不免動了一動畢竟此君機警便來拉了這人一把一同到僻處說道這話和馮先生說的所在問他究竟爲了何事那人一面喘氣一面說道這話和馮先生說

是。不。要。緊。的。不。知。誰。在。省。裏。告。了。一。狀。說。我。們。上。帝。會。妖。言。惑。衆。而。且。指。
明。教。主。說。是。匪。黨。領。袖。省。裏。有。公。事。到。府。裏。府。裏。有。公。事。到。縣。裏。幸。虧。省。
裏。的。公。事。說。得。還。好。只。要。把。爲。首。之。人。嚴。拿。訊。辦。一。切。督。從。概。從。罔。治。這。
一。來。衆。教。友。是。不。要。緊。的。了。不。過。教。主。就。難。免。要。多。一。番。麻。煩。此。刻。捉。拿。
教。主。的。硃。簽。提。票。已。在。縣。裏。畫。了。行。今。天。時。候。已。晚。或。者。不。會。前。來。明。天。
就。難。保。了。所。以。我。特。地。趕。來。報。一。個。信。也。是。教。主。的。洪。福。湊。巧。今。天。是。我。
的。值。班。才。沒。有。功。夫。來。喝。喜。酒。總。算。無。意。中。發。覺。了。這。一。件。公。事。不。然。我。
也。在。這。裏。湊。熱。鬧。教。主。就。難。免。吃。虧。請。洪。先。生。把。這。話。轉。達。教。主。罷。我。要。
去。了。怕。上。頭。臨。時。有。公。事。呼。喚。這。人。說。罷。便。忽。忽。地。回。身。而。去。馮。雲。山。想。
了一。想。便。已。成。竹。在。胸。當。下。也。不。宣。布。只。讓。那。些。教。友。個。個。都。喝。得。東。搖。

西擺一窩風謝過秀全哈天撲地的散了雲山才到洞房裏來俯着秀全耳朵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秀全縐眉道夾忙裏會出這個岔子不是很討厭嗎雲山道我看乖人不乞眼前虧他們既是這們來着你不可不避一避風頭今晚也不必驚慌明天一早我便同你上香港去橫豎信教的人。都住在香港我們順便還可以去聯絡哩秀全道話是這們說不過我家裏要處置妥貼了才可以走趁這時勾當了吧免得明天早上臨時局促說着便吩咐去請族中一位堂兄叫做洪仁發的來講話原來這洪仁發是秀全的堂兄從小就務農爲業並沒有讀過詩書和他胞弟叫做洪仁達的平素因爲兩人年紀都比秀全大所以秀全當他們胞兄一般的看待着凡事總請教他們仁發是個混蛋容易被感情衝動的惟有仁達。

只因多少讀了幾句書在肚子裏讀書爲累作者絃外有音又是個做買賣的出身自以爲是個上流人比仁發要狡猾多了所以秀全單請仁發和他說明自己暫時要往香港去走一跔家裏一個妻子一個妹子都要請大哥照拂這妻子賴氏況且又是今天剛娶過來一切事情都不熟悉妹子宣嬌年紀也很輕雖說是父親外室所生可是母親在日就很喜愛他也要請大哥隨手敘明宣嬌來歷後文入宣嬌正傳時便不突兀筆墨何等老到那仁發却拍着大腿嘆了一口氣道老弟不是我數說你你平時也忒荒唐了一不種田二不教書三不做買賣似這們不稂不莠的偏要辦什麼牢什子的上帝會做哥哥的幾次三番和你說過一個人只要安安穩穩的吃口飯才是正經這幾年來年年荒歉要是想多收幾十斤米也不知要費了多少手脚才得到嘴田是

舍翁曰。你想這個年頭拿筋骨換飯吃。尙且不容易。何況你又鬪了。這們的禍事到了今天。懊悔不聽做哥哥的話。已嫌遲了。話又說回來。你我究竟是。一家人。你有官事在身。要出門去避避。這原是不得已的辦法。那麼。弟媳婦和未出閣的宣嬌妹妹。不找我做哥哥的照應。他們又去找誰呢。兄弟你放心去罷。這裏有做哥哥的擔當。就是秀全忙深深一揖道。大哥恩德。小弟將來決不敢忘却的。仁發搖手道。好了好了。只要你以後不再幹什麼。上帝會就是自己人。還說甚麼恩德。不恩德呢。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欲知秀全怎樣回答。且閱下文。

評曰。或訾作者言相術至再至三爲近乎。迷信殊不知小說之體例。在乎有趣味歐美名小說亦多言神怪。固萬不能以科學之眼光讀。

小說使削足以適履也。且所言均有所本，絕非作者臆造。正不得以其荒誕而少之。

前人筆記言：賴漢英擅醫理，嘗貿易於兩廣間，逆旅中向之求醫者履常滿。本書所言，賴漢英事俱從此寥寥數言中化出也。

仁發仁達，或言是秀全胞兄，或言非是。本書謂是堂兄，當有所本。仁發愚魯，仁達狡猾，作者特於是回先爲揭出，其脈絡貫串，直在八、十回以後。蓋東楊既誅，仁發仁達秉政，恣爲酷虐，天國遂敗壞而不可收拾。仁發憤憤，固猶可與爲善，其種種粃政，悉仁達主之，特假仁發爲傀儡耳。

洪宣嬌爲本書重要人物，故至本回已兩次點明，特前僅言秀全有。

妹至本回始說明爲秀全父外室之女層次井然

第十六回

香港島教民避禍 鵬化山怪傑解圍

話說馮雲山見仁發已是答應了秀全的要求。覺得自己不便久坐秀全新婚燕爾明天便須遠走高飛。他們新夫婦倆或者有甚麼體已話要說自己和仁發賴着不走豈不使秀全礙手礙腳便起身來裝出要走的樣子道仁發大哥既是這們擔任了下來你明天早上便放心走罷。此刻時候已經不早我和仁發大哥也不便在此久坐祇得告辭了。明天早上我便在家裏等着你同走罷。那仁發見雲山要走只得跟着他一同出門。

秀全送過二人便掩上房門和賴小姐密密切切的談話起來秀全便把適才一番情節告訴了賴小姐好一位賴小姐原是女中丈夫當下也就含笑說道不瞞相公說昨天晚上妾身和父親曾經占過一個課句不離本行早就知道今天要出岔子占得的是鴛鴦分飛之象不過始凶終吉決計沒有甚麼大不了所以父親送妾身到了此地他就飄然去了必補此一筆否則賴道人作何安放不其成爲漏筆耶相公你前程遠大只管放心前去萬不可因爲兒女情長以致英雄氣短秀全見賴小姐這們明白事理不由愈加敬愛起來這一晚也就下了羅幃雙雙安寢一宿無話一宿無話小說老套也放在此處便覺好笑第二天早上起來便急忙到了雲山家裏兩人也就一肩行李到香港避禍去了原來此時的香港已是割給英國做了英國的殖民地那時中國官廳還不知道

什麼叫做國際公法。更不知道除國事犯應當受國際公法保護之外。其餘普通的刑事犯都可以要求引渡的可憐那些糊塗東西只知道似林則徐一般強項的大員尙且因爲燒了鴉片烟土得罪了英國人便把前程輕輕地送掉自己才幹聲望都不及林則徐的自然更是怕外國怕得和閻王般那裏再敢去引渡什麼刑事犯言之可嘆中國苟不欲自強則已苟欲自強則第一先須將怕外國人之劣根性革除因此香港便變成逋逃藪那兩廣亡命之徒都躲向這中國官吏權力不到的地方來畢竟英國的警察辦得有成績香港對於盤查奸宄非常嚴密因此那些不逞之徒到了香港居然也不敢再興風作浪秀全想撲了一個空只索得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秀全和和雲山倆這時正如縱虎歸山那花縣的差役如狼似虎來捉拿秀全誰

雲山在花縣地方雖是繼續朱九疇的遺志，把上帝兩字做了幌子，辦這個上帝會。其實這祇是朱九疇私人的活動，至於正式耶穌教的教會裏，尚未承認。這上帝會是宣傳耶教的機關，所以兩人一到了香港，便在一個牧師叫做郭笠士的那裏受了洗禮，自從這一天起，秀全和雲山倆才正式算是耶穌教徒了。倒也似以前在私塾裏研究八股文章般，把耶穌教裏的甚麼新約舊約全書之類，居然也揣摩得熟極而流。郭笠士見中國人信教的倒有一大半是想借了這教和官廳抵抗，所以只求列名教籍，便算能事已盡，甚麼教理都不在他們心上。耶教初入中國，愚民藉爲護符以抗官廳之壓迫，本無所謂信仰宗教也。此風余少日向習，聞之投機分子無時蔑有可爲一嘆。如今見洪秀全和馮雲山兩人居然肯刻苦用功，便覺得詫異。凡事都從刻苦中來，讀者念之，從此便對於這兩人也另眼相看。秀全覺得

耶穌教的教理並不十分艱深。一天便和雲山商量道：這耶穌教教人家。知道敬天不姦淫不謊語等。都是淺而易見的。只有地獄天堂還可以。使一般愚民有幾分畏懼。可是不及佛家的刀山劍樹十殿閻王來得利害。我們本來是想利用這耶穌教來推翻滿洲人的江山。可是老老實實。光拿耶穌教的教理來使一般人都跟着我們跑。恐怕還嫌不夠。咧你看。可有甚麼方法把來補充一下。使愚民容易信仰些。雲山聽了拍手道：我也是。這們想老實說耶穌教的辦法。和我們中國人的習慣上。不很對勁。我們必得要把他變通一下。才可以收到效果。天下三分基於隆中一對太平天國十四年基於此一席話

秀全道：那麼怎樣一個變通方法呢？雲山便笑着道：你不瞧見那些巫覡嗎？或是假託神仙會附在他身上。或是假託鬼魂會附在他身上。這種巫覡。

覲說出來的話比國家的法律還利害。因爲國家的嚴刑峻法儘有那些大膽的敢去嘗試嘗試。惟有這種巫覲裝神搗鬼連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有時都會相信起來足見神道設教自有他的妙用。我們爲權宜起見不得不採取這個法子了。雲山這番話說得秀全點頭不已。惜乎義衣渡一役竟喪先軫之元也停了一會又低低地說道我們老是在香港研究教理究竟不是久長之計。難道我們真想學郭笠士般做牧師不成？所以我想了幾天不如向郭笠士說明了往廣東廣西傳教去。他也得多少替我們籌畫些川資。我們也可以借此收羅些人才預備和那些滿洲皇帝的奴才烈烈轟轟的幹一下雲山道這話不錯我這幾天也是這們的想着我們就趕快和郭笠士說去罷。兩人計議定當便把這番意思真的來告訴了。

馮雲山在太平天国確爲有數人物

郭笠士那郭笠士在香港當牧師原是預備向兩廣去傳教的。只因兩廣地方交通不便更兼民智未開碧眼黃髯的西洋人想往中國內地去包管教還沒有傳得苦却給你吃夠了因此便停留在香港沒有渡海過去如今居然會有兩個中國人自告奮勇替他傳教去他如何不喜便答應接濟他們的銀錢教他們趕緊前去兩人因為得到家鄉的來信說上帝會這件案子縣裏依舊沒有銷掉不時有人到秀全家裏來和賴氏麻煩並且還聽說省裏預備下海捕文書定要捉拿洪秀全歸案所以兩人知道在廣東不能存身便悄悄地穿過廣東地界逕自往廣西而來預備在廣西培養些勢力誰想洪秀全在花縣有上帝會做他的基本收起教友來自然並不困難這會子離鄉背井到人地生疏的廣西來譬如造屋般

在花縣是水木料都完全的尙且造不起屋子來。何況只有那們一片白地。什麼東西都得張羅的廣西這所屋子正不知何年何月始可造成咧。誰知秀全和雲山二人却並不因爲有阻力便知難而退還是咬緊了牙關在那裏殺出一條血路來。其勇氣使人可佩他們二人知道那些縉紳鉅賈决不會來相信你這種耶穌教的惟有一般種田的老百姓不知道機詐兩個字和他們講講該多少收些效果。此即現代之所謂下層工作也所以只揀窮鄉僻壤走去有一天到了一座山叫做鵬化山那山脚下有一個小市集就叫鵬化集這鵬化集全靠一家雜貨店兩家豆腐店四五家茶館才算把市面撑了起來秀全和雲山倆走到這所在剛值下午離日落約摸有一個時辰的光景一般種田的農人因爲一天的事情都已完了趁此晚風習習之際。

想休息一下。因此便聚集在幾家茶館裏。蹠起了黃泥腿。呼着旱烟。高談闊論。倒也十分有興。有一位茶客。把一壺紅茶。從午牌時分。用開水沖起。直冲到這時。那茶葉子都像漂洗過了的一般。冲進去的水。不要說一點沒有紅茶的樣子。連綠茶的顏色。都彀不上了。可是這人還拼命價用兩手。把這茶壺。抓住了好似一脫手。便須被人家偷喝去了的一般。說了一陣話。又低下頭去。把自己的嘴對準了這茶壺。嘴。唇。都。地。幾。聲。可憐。壺。小。喉。嚨。大。霎。時。間。便。喝。成。一。個。西。江。水。盡。只。得。碰。那。茶。壺。蓋。一。片。價。響。催那茶博士快些來。沖水。洪秀全。和。馮。雲。山。這時因多走了路。也有些口渴。便揀了一家茶館裏。踅了進去。說也奇怪。本來那些茶客。正在你一聲我一句。不是說隔壁人家。一隻黑貓。昨天晚上生下三隻小黑貓。便是說。

對門四隻小雞被黃鼠狼搶去了兩隻似這們的喧喧嚷嚷鬧成一片。及至見了秀全和雲山兩人的裝束是個外路人模樣便不約而同的都住了嘴。幾十隻眼睛骨碌碌只管向着兩人身打量。兩人也不理會便揀了一個座頭坐了下來。喝了幾口茶精神便爲之一爽。當下秀全向那些茶客望得一望。只見一茶館的人沒一個不是種田人的裝束。因爲風吹日晒得久了所以沒一個變成紫膛色的臉皮。從那五官的位置上更顯出很忠厚的樣子來。秀全暗想要是把這班人收做教徒。倒是很忠實的信仰者。咧事不宜遲。今天就趁着這機會感化感化他們罷。當下便喝了一杯茶。站起身來學那牧師講道理的樣子。把耶穌教的教理向衆人開導。雲山也在行囊裏取出甚麼上帝醒世詔和大平救世歌等等的印。

刷品一張一張分給衆人。洪秀全講不到一半却有一個茶客立起身來。惡狠狠地瞪了秀全一眼道：「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却要勸我們來信奉你的邪教？照你適才的說話，一個人只要敬了上帝便連祖宗的週忌都不用焚香點燭了，這真是荒謬絕倫！」一個人忘記了祖宗還能算是人麼？況且又說甚麼一切錠帛錫箔都不用燒化？這話更放屁了！那些惡鬼不時供給他幾個錢用，他們定然要出來作祟！你是外路人，拍拍屁股便走了？我們是這裏的土著，那惡鬼要尋着我們起來時，我們還逃得了嗎？」這人剛把他反對秀全的議論宣布出來，旁邊又岔出一個梢長大漢來，摩拳擦掌地說道：「這兩個定是外國人教他來當奸細的，大概要把我們一村的人都送進了枉死城！」他才肯干休，今天既是蒙菩薩保佑，被我們

發覺了。不打死這兩個狗頭菩薩面前也覺難以交代的。奇談○愚民雖愚有時亦不易利用所以下層工作不容易做也

這人說罷茶館裏頓時就人聲鼎沸起來只聽得一片聲口喊着打這時衆人都好像發狂了一般不待說秀全和雲山兩個文弱書生如何禁得起這班種田漢子碗口般大的拳頭這一頓打準定可以把兩人打個半死。宕一筆反振下文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忽聽得東南角上有人拍着桌子拍得那把茶壺跳了起來有一尺來高接着便喃喃地罵道瞎了眼的狗子也不認認清楚這兩個過路的是個甚麼樣的人物欺他們是人地生疏難道便可以奈何他們不成他們兩個肯忍耐老子却偏不肯和雲山兩個時忽地聽見有人在那裏幫着秀全雲山倆說話都覺得答應瞧你們敢打老子不敢如聞其聲累何人斯這些種田漢子正待舉拳想打那秀全和雲山兩個時忽地聽見有人在那裏幫着秀全雲山倆說話都覺得

詫異起來便不約而同的回過腦袋向那東南角上瞧去那知不瞧猶可一瞧時那條膀胱本來掄着拳頭舉得高高的不由不慢慢地放了下來不但不敢再伸手來打洪馮二人連自己的雙腿好端端地也活動起來一個個腳底抹油溜之大吉好似鬥敗了的獵狗般夾着尾巴訕訕地走了開去也不敢再來張望洪馮二人了霎時間這家茶館裏十幾隻桌子上面只跑賸了洪馮二人和那東南角上拍桌子嚇走衆茶客的那人此外便連茶博士都躲在風箱旁邊不敢出頭咧那洪馮二人本來已是被那拳頭大膀胱粗的衆茶客嚇昏的了只有瞑目等候他們毒打的一法憑你二人怎樣一個英雄氣概豪傑心腸到此地步也不由一顆心在腔子裏跳動起來這時忽地一聲聽說有人會出來打抱不平三言兩語便

把衆人喝退。自己得以絕處逢生。對於這人自然要感入骨髓。心想這人能夠使衆茶客這般畏懼。他料想一定也是個了不得的人物。我亦云然便不已可決其爲本書之重要人物矣。

對於此人出力描寫雖未說出姓名兩人正待上前致謝時。不道這人已是跳出臂蜂腰臉上兀是餘怒未息。兩隻銅鈴般的眼睛裏還在作作生芒咧。作者着座位來。向着兩人納頭便拜。朗朗的說道。洪先生和馮先生在上。小人秦日綱去年曾經特地從家鄉到花縣來拜見二位先生。不想二位先生遭了官事。飄流在外。以致小人撲了個空。今日在此地相遇。正是小人的造化。列位這秦日綱在太平天國一朝封過王爵。橫行皖中。皖北清兵爲之胆落黃梅。一仗更是赫赫有名。清朝大將塔齊布被他一矛子幾乎送了。

性。命。委。實。也。是。書。中。一。個。重。要。人。物。做。書。的。少。不。得。該。把。他。的。來。歷。補。叙。

一。番。好。教。列。位。不。致。罵。做。書。的。有。意。偷。懶。

書中歷叙各人出身無一重複於秦日綱則先撮要寫其未來功績筆墨奇詭

秦。日。綱。自。幼。就。沒。了。父。母。只。得。科。頭。赤。足。和。那。些。街。坊。上。的。乞。丐。做。朋。友。

不。過。他。生。性。倔。强。人。家。要。是。肯。把。殘。羹。冷。炙。給。一。點。他。便。不。客。氣。拿。來。

就。吃。也。從。沒。向。人。道。謝。要。是。沒。有。人。給。他。呢。他。願。意。肚。子。裏。蛔。蟲。餓。得。

咕。咕。地。叫。也。只。把。袴。子。帶。收。上。幾。收。發。誓。不。肯。向。人。家。說。一。句。乞。憐。的。話。

爲乞丐而有傲骨者於官僚之具媚骨者多矣也是天。無。絕。人。之。路。旁。的。乞。丐。見。秦。日。綱。連。討。飯。的。秘。

訣。都。沒。有。學。會。甚矣討飯亦要秘訣所以世人但學秘訣而不學真實本領天下事乃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倒。也。很。哀。憐。他。便。時。

常。分。一。點。東。西。給。他。嚼。吃。秦。日。綱。吃。飽。了。回。身。便。走。人。家。知。道。他。傻。子。脾。

氣倒也並不責備他。秦日綱這才不致餓死。有一次貴縣縣城裏來了一個江湖上賣藝的這人倒也實在有些本領。本來在營裏當一名把總。不想有一次因為弄錯了一件公事被他上司一個當千總的把他叫了去。罵一個狗血噴頭。那位千總也是個粗人。罵順了口便把人家的媽都罵了一頓。這人起初還勉強按捺着性子不敢和上司挺撞。及至聽見千總罵了他的媽却再也忍耐不住了。便隨手揭下自己頭上的紅纓大帽來。向那千總臉上摔去道：「你當了千總便可以罵把總的媽。那麼提督總兵便可。以睡你千總的媽了。」（氣急語可發一笑）我現在也不要幹這勞什子的差使。看。你還再開得出這張嘴。罵人不罵說罷頭也不回逕自走了。因此便辭了。差使在江湖上賣藝。這一次便飄流到了貴縣。英雄末路千古同慨在圍場中使起拳。

脚來。這時貴縣地方陳大鵬不在家中便沒有人懂得武藝。照應上文更文
章不致有遊騎
無歸之嘆所以這人雖然本領高強那些瞧熱鬧的只當他是猴子出巴戲一般也並不希罕天下會武藝者俱應一哭那人弄了幾個錢見沒有一個識得自己的本領只得嘆了一口氣預備收場不想人叢裏却擠出一個小孩子來向他

撲通一跪口稱師傅欲知這孩子是誰且閱下文

評曰洪楊每藉天父降身以處分國事其舉動有類巫覡初以爲耶教中無此蛇足洪楊行之似屬無謂及讀本回始恍然於軍興之際流品不齊不假神權以約束之將如一盤散沙何能收指臂之效秀全雲山創此一格具有深意其後出湘鄂下蘇皖所以維繫軍心者賴此區區宗教然惟其以迷信率人湘鄂蘇皖之民不習於此致無

肯爲太平天國效死者。太平天國覆亡之速。此亦其一大原因。當爲秀全雲山始料所不及也。

秀全傳教於兩廣。其始亦格格不入。桀黠者每以爲妖妄。則娶衆。毆之。秀全雲山俱文士聽之而已。以是瀕於危者屢矣。其得秦日綱爲之將護。攘臂一呼。羣衆辟易。秀全始得安然來往。爲鄉民陳教義。則秦日綱之功不可沒也。首事諸王中。舍馮雲山外。惟秦日綱與秀全。發生關係。最早。本回出全力以寫之。而秦日綱一種氣概。遂躍躍紙上。文章先後緩急。一筆不苟也。如是。

寫鄉村茶肆。衆客雜沓之狀。所以爲秦日綱作陪襯。也是爲虛實相間之法。作者長處在於此種地方。

第十七回

狐假虎威變童馳怒馬 龍騰虎躍壯士鬪村牛

話說這孩子不是別人正是秦日綱。秦日綱年紀雖小脾氣雖傻可是天性是個好武的平常瞧見旁人偶然會幾手拳腳在街坊之上賣弄本領他立在一旁把那小指頭伸在嘴裏兀是瞧得非常羨慕。孩子慾態如畫所以他一心一意要找個師傅跟他學習武藝可是自己這們一個伸手小將軍莫說師傅錢出不起就是一走近人家的身體人家已經就要呼叱着說滾開去滾開去所以秦日綱理想上雖是這們想叵奈事實上不許他辦到這天那賣藝的在場上獻技秦日綱也在那裏偷看看見這賣藝的身

上也拖着一爿挂着一塊衣衫狼狽得和乞丐相差無幾。

有本領的人偏有
得和乞丐般是血

淚文不禁觸動靈機心想要是拜這人爲師或者不會拒絕當下便冒冒

失的闖進圈子向這人跪倒口稱師傅這人問明緣故默默出神心想我這們一身本領走遍江湖不會遇着知己却不知道賞識我本領的偏又是一個小乞丐想到這裏對於秦日綱便惺惺相惜起來當下也就答應了收秦日綱做徒弟秦日綱從此便天涯地角跟着師傅在江湖上飄浮浪蕩起來直到秦日綱二十歲那一年他師傅死了秦日綱便替他買棺成殮殯葬完事才又回到貴縣來可是城郭猶是人民已非貴縣人也沒有一個認得這秦日綱便是當年風餐露宿在街坊上討些殘羹冷炙充飢的小乞丐了秦日綱回到了家鄉剛值防營裏頭出了一個伍長的缺

那營官見秦日綱會些拳棒便招呼他來補了這缺每月領一二兩銀子的餉銀也強似跟着師傅萍踪浪跡了不過秦日綱有一樁脾氣不好原來他歡喜喝酒更兼每喝必醉醉了就要和人搗蛋每每打的人頭破血流那個營官知道他這樣所以平常就不許秦日綱多喝酒喝醉了就教幾個兵丁扶着他去睡覺輕易也不肯放他出外滋事似這們平平安安也過了有三四個年頭湊巧那營官調任到別處去了新來的營官不大理會部下的事情秦日綱沒有管束便又西歪東倒喝的爛醉如泥這一天又拉了一個兵丁往營門外面一家小酒店裏喝酒去那個兵丁比秦日綱酒量還好因此兩人你一杯我一盞喝的好不有興直喝了有一個時辰那秦日綱已是有九分酒意便踱出酒店來想回營裏去也是合

當有事才跨下階沿却見離酒店四五家門面的遠近有一匹高頭大馬。馬上坐着一個油頭粉面的少年秦日綱認得這少年正是新任營官的貼身小使連那匹馬都是營裏的。這時馬上的小使正和旁邊一個中年的婦人爭論那婦人眼淚婆娑用手拖住了小使的衣角只不放秦日綱不知就裏便邁步上前想瞧一個究竟那婦人見有旁人來了便帶哭帶訴的說道這種熱鬧的街上他却拚命的跑馬把我們的孩子踏壞了和他講理他反說我訛詐他你們幾位替我想想我難道就這們罷了不成秦日綱聽了便留心瞧時果然那婦人身後直僵僵在地下睡了一個孩子額角上一個洞有指甲瓣那們大小還是微微的沁出血來孩子的面色更白得和紙一般氣息懨懨果然這傷受的不輕秦日綱正待發話時

那馬上的小使認得秦日綱是自己營裏的伍長。以爲一定幫自己說話。的是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大着胆舉起馬鞭子來。沒頭沒臉的向那婦人腦袋上抽了下去。一面嘴裏罵道。瞎了眼珠子的娼婦。連我們營裏的老爺都想訛詐起來。真正豈有此理。你說我踏壞了孩子。我偏再抽你這娼根一頓皮鞭。看你再敢訛詐不敢……秦日綱初起見小使踏壞了人家的孩子。已是心裏有氣了。如今又見小使一發變本加厲。連那婦人都用皮鞭抽將起來。秦日綱是有了九分酒意的人。如何禁受得起這般的悶氣。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一把便把馬上的小使裁劙斗般的拉了下來。拔出拳頭便打。道免兒崽子。你仗誰的勢。這們橫行不法老子。今天拚着這牢什子的伍長前程來結識你營官老斗去。同一罵也。小使之罵使人怒。秦日綱之罵使人笑。是作者功力過人處。

邊說邊打。打得那小使殺豬般喊將起來。轉是那和秦日綱一同喝酒的兵丁攔在裏頭才把秦日綱勸住。那小使也不及牽那匹馬了。細只用雙手捧着被秦日綱打傷的腰眼一步一拐回營裏哭訴。營官去了這裏秦日綱因爲在江湖上曾經賣過藝。江湖上賣藝的大都兼賣刀瘡藥。所以秦日綱身上還有賣贋的刀瘡藥。這時正好用得着。便揭起了衣襟在貼身口袋裏摸一包出來替那孩子敷上了些。那婦人見秦日綱這樣熱心謝了又謝。秦日綱擣掇停當便回營裏來。那個兵丁也隨手把馬牽了跑出十幾名兵丁來吆喝一聲便把秦日綱反剪着兩手押解到營官跟前。來營官這時偏聽了小使一面之辭不由秦日綱分辨便把他拖翻在

處處點明有
一筆不漏

亦遭杖責其時營官氣急敗壞之情狀便附活躍紙上

那營官又吩咐把秦日綱的伍長革了秦日綱捧

地打了四十軍棍又把那跟去的兵也打了十來下

甚矣營官之糊塗也此兵丁固曾爲小使解圍者乃

着一屁股的捧瘡回到臥室裏面因爲他平日爲人任俠好義所以一般伙伴便都踅來慰問秦日綱一面重又檢出些刀瘡藥來自己敷上了一面也只對着那些來慰問他的人哼冷笑衆人見秦日綱待理不理的知道他這是心裏正沒好氣便也不再和他糺惱了這一夜秦日綱便老早就上了床預備明天早些起來一肩行李到別處謀生活去誰知上床太早了一覺醒來也只二更時分要睡再也睡不着了想起了白天的事情不禁把一股無明火從丹田裏提升向上冒穿了天靈蓋一骨碌便翻身坐起就在床頭抽了一口寶劍推開了房門步出中庭仰頭看時這時

正。值。九。月。中。旬。那。一。輪。明。月。高。高。地。掛。在。天。上。照。的。人。鬚。眉。畢。現。秦。日。綱。提。了。這。口。寶。劍。便。放。出。本。領。翻。牆。越。室。巡。自。尋。到。了。營。官。的。上。房。裏。這。時。營。官。還。沒。睡。覺。兀。是。躺。在。帳。中。燒。那。鴉。片。烟。嗤。嗤。地。抽。得。滿。屋。子。烟。霧。氤。氳。秦。日。綱。使。一。個。蝶。穿。花。的。架。式。便。已。到。了。房。裏。舉。起。寶。劍。向。那。營。官。枕。頭。上。剝。去。營。官。見。了。秦。日。綱。叫。聲。不。好。當。下。也。來。不。及。拿。旁。的。兵。器。祇。搶。了一。枝。烟。槍。在。手。立。起。身。來。招。架。秦。日。綱。的。劍。峯。可。笑。這。烟。槍。如。何。當。得。兵。器。忽。拉。拉。一。聲。便。已。被。秦。日。綱。的。寶。劍。剝。成。兩。段。營。官。因。爲。這。是。三。十。年。的。老。槍。一。旦。壞。在。秦。日。綱。手。裏。心。裏。不。禁。一。陣。痛。惜。便。用。脚。在。地。上。頓。了。一。頓。那。知。秦。日。綱。第。二。劍。又。到。了。跟。前。再。也。來。不。及。招。架。那。營。官。的。腦。袋。便。削。去。了。半。個。撲。通。一。聲。倒。向。塵。埃。之。上。已。是。一。命。嗚。呼。了。秦。日。綱。

慘笑了。一聲便依舊回到了自己臥室裏。他也知道自己今天這禍事闖得。不小。眼見得等不到天明。還是三十六著走爲上著的好。當下便忽忽地把行囊收拾收拾。搭上肩頭。從牆裏頭翻到了街心。洒開大步逃出了貴縣境。幸虧那營官的小使白天被秦日綱打傷了。所以不在營官跟前。當夜那營官身死也就沒人知道。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鼓噪起來。可是那秦日綱早已在一百里路以外的了。秦日綱這一逃就逃出了廣西省。在廣東僻靜的鄉村裏存身下來。仗着一身氣力替人家做工度日。倒也自得其樂。有一天他被人家雇得去幫着水木作工。匠搬運磚瓦預備起造房屋。湊巧這座房屋有個天井。預定一律用石板鋪成。這石板每塊就有三四寸厚。薄二三百斤重量。所以搬動的時候便由兩個工人合杠。

塊石板只有秦日綱一人挑了四塊那扁担已是壓得彎了下去可是挑的人却依舊如無其事這一天屋子的主人湊巧也在那裏把這情形瞧在眼裏不禁動了好奇之心便招呼他上前問他道你的兩肩究竟可以担多少重量秦日綱見問却淡淡的答道你问我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要這扁担掙氣些他能担得起我這兩肩是從來不作興說半個不字的是英雄自負語說得那主人暗暗點頭便接着問道你有了這們的本領爲什麼只流落在此地做一名工人何不到軍營裏面當兵去遲早也得圖個出身秦日綱聽說鼻子裏嗤了一聲又把一顆腦袋大搖而特搖道罷了罷了不提起軍營還可提起軍營更教我把肚子都氣破了那些營混子有什麼本領平時只知道作威作福欺壓良民我往後要是朝權在手不

把這般東西殺一個寸草不留。也不算好漢。那主人聽了這話不由心下動了一動。原來這主人恰好也是洪秀全上帝會裏的教友。洪秀全這時正值在那裏招納亡命像秦日綱這們一個人倒是絕好的幫手。要是把他薦在洪秀全那裏去一定大有用處。因此便把秦日綱招呼到僻靜的所在。把這個意思和他說了。又說洪秀全和馮雲山兩人如何的英雄如何的好客。秦日綱這時正愁沒個去處。自然欣然願往。那主人修了一封書信及助了幾兩盤川。那秦日綱便動身往花縣而來。事有湊巧。秦日綱到花縣的前一天。洪秀全因爲縣衙門裏要捉他。所以和馮雲山倆避往香港去了。秦日綱撲了一個空。沒有安身之所。只得重又東飄西泊。在各處做工度日。不久便到了鵬化集。在一家人家幫傭也就耽擱了下來。初

起鵬化集的人還不知道他有這樣的神力。後來不知那一家的兩條耕牛忽地在田裏鬥了起來。說也可笑。牛這件東西平常舉動是很遲緩的。因此外貌倒是極端忠厚。遇到他高興的時候。一個小孩子可以把他牽去。不過他光起火來也就力大無窮。若非等他自己火氣退盡。那是誰也勸不理他的。所以遇到牛鬥看的人也只能遠遠的望着。切不可走向跟前。因為碰在牛角上便是一個死。好在牛鬥也不是常有的事。儘有許多種田人只聽見有牛鬥兩字却生平從沒看見過。這牛鬥是怎樣。一回事的。談牛鬥娓娓敘來令人忘倦因此鵬化集牛鬥那些種田的都趕來遠遠地站着。

想開眼界。

此與隔岸觀火何殊哉

可是沒一個敢走近牛身的眼。見得那牛鬥得將

要兩敗俱傷了。兩條牛的主人想這牛也要值到二三十串錢。一條要是

就這們鬥死了。豈不肉痛便不禁都痛哭起來。可是別個瞧熱鬧的却還是指指點點嘻笑自若。

寫盡中國人幸災樂禍之劣根性

正在不得開交之際。忽地從人叢中虎吼了一聲。跳出一條漢子來。直向那牛鬥的地方跑了過去。衆人認得此人正是秦日綱。料定他沒有知道牛鬥的利害。所以敢這們走近去。

不禁都替他搊着一把汗。幾個老成些的正想喊住他。提醒他一聲。免得白送了性命。還沒有開口時。只見秦日綱已是一手一條。把兩條牛尾巴。同時撈在手裏。只輕輕的一提。兩條牛便同時跌出了有四五丈遠。伏在地上。兀是喘息也不敢再倔強了。瞧熱鬧的見了。不由得齊聲喝采。便是兩條牛的主人立刻也破涕爲笑。從此以後鵬化集附近方方五十里。地便沒一個人不知道秦日綱三字。因此那天茶館裏許多茶客。要舉拳。

來打洪秀全和馮雲山時被秦日綱一拍桌子便溜得一個不賸秦日綱那時聽洪秀全開講耶穌教的道理便料定這兩人定是洪秀全和馮雲山所以一見了面納頭便拜訴說上一次到花縣來投奔不遇的一番情節秀全一把將日綱扶起三個人真是相見恨晚從此洪秀全和馮雲山在廣西傳教有秦日綱做了保鏢的便沒有一個敢來欺侮他們了常言道無獨有偶秀全收了一個秦日綱還不算隔不了幾時又認識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此人姓胡名以光是個廣西桂平縣人少時讀書一日十行所以十幾歲就進學補了一名秀才可是他讀太史公的遊俠列傳讀出了神也想做起朱家郭解來因此四方奇材異能之士都慕他的名不遠千里的來投奔他好在他家裏有的是錢不論你來多少他總是來者。

不拒。每天在他家裏吃飯的人，至少就有十幾桌。每月有月敬，每節有節敬。一個個奉承得你心花怒放。那些受過他好處的人，自然異口同聲說他是個孟嘗再世。平原復生。桂平縣本縣的百姓，更是佩服他的爲人。所以每逢有什麼爭端，只要胡以光一句話，憑你有什麼冤抑，覺得胡以光心裏明白了自己，就是吃虧些，也不要緊。

寫各人出身從無雷同重複的是高手

列位試想既

是胡以光，有這們大的名氣，在外邊洪秀全還有不知道的道理嗎？所以不久，洪秀全也就帶了馮雲山、秦日綱到桂平縣來訪問。胡以光門上通報進去。胡以光聽說洪秀全三字，便一疊連聲教請。原來胡以光平日對對於兩廣的秘密黨會，誰是首領，誰手下有多少人，都滾瓜爛熟在胸中。所以他早就知道，廣東花縣有個上帝會，初起是朱九疇創辦的。後來朱

九疇死了便由洪秀全接充教主這洪秀全畢竟目光遠大和旁的黨會聚集了一羣不逞之徒在那裏開香堂散票布的大不相同因此也久已要想和洪秀全談談的了何如自己在桂平各種事情實在忙得不可開交洪秀全沒事也不會來桂平閒逛的因此兩下雖是聞聲相思却還沒有机會可以聚首寫兩人慕名已久剛後文沉澀一氣便不突兀好容易聽說洪秀全竟先自到桂平來問候自己起來了這一喜就非同小可忙不迭教當差的快請自己便等候在客堂裏面不多一會果然見一個白面書生一個態度沈着文質彬彬的人一個兩臂筋肉極為壯實的漢子這們三個人參參差差走了進來胡以光忙搶上一步拱了拱手道承三位英雄瞧得起小弟枉顧寒舍正是蓬荜生輝了三人也謙遜了幾句便到客堂裏分賓主坐下胡以

光便開言道。那一位是洪教主秀全忙欠身說道。小弟就是胡以光。又問還有二人的姓名。一個態度沉着的答道。小弟馮雲山。那一個大漢也答道我便是貴縣秦日綱。三人答語錯落有致○即尋常酬酢語亦復有聲有色當下各人談了幾句相見。

恨晚的客套話漸漸地便談到本題了。秀全便把上帝會如何發達花縣縣衙門裏又如何的要和自己爲難。自己如何的和馮雲山倆避到了香港。這次如何又到內地來傳教。秀全說到這裏索性把中國內地的百姓如何冥頑不靈。有時竟誤會自己傳教是做外國人的奸細。非但不肯相信。還要我們加上一個妖言惑衆的罪名。想動手把我們打一頓。所以在內地傳教是一樁很困難的事。這話都告訴了胡以光。又說久仰貴縣那些老百姓是信仰胡兄的。不知可有方法。想想那胡以光聽了這話。不

慌不忙的說道。但不知三位傳教的主意還是要多傳幾個信徒呢。還是借傳教做手段。另外想圖謀一種什麼事業。胡以光這一問。不打緊却把三人都問住了。欲知後事。且閑下文。

評曰。秦日綱。區區一乞兒耳。然惟其有志。卒達到學習拳棒之目的。今之父兄。年糜鉅款。以送子弟入學。然入學後所得之效果。爲罷課。爲開會。爲民衆運動。爲迎拒教師。三年既滿。一事無成。讀本回。秦日綱立志學習武藝。不以乞兒而自餒。乃歎今之青年。其福分遠邁前人。奈何自甘暴棄。幾不知求學爲何如事。有幸父兄之期望哉。

本回以下。乃漸入天國正文。馮雲山。秦日綱。胡以光。俱爲太平朝開國功臣。自本回起。始陸續與讀者相見。而各人有各人之出身。各人。

又有各人之聲音笑貌作者錯落寫來既無雷同抄絕之弊而各人之口氣亦從無相犯處水滸傳正不得專美於前

耶教之於太平天國爲功爲罪正不易論斷當其起事之初苟非廣西老兄弟（太平軍中稱金田首事諸兵曰老兄弟）信教甚篤其集事當不能如斯之易迨其後東南半壁人民漸厭惡耶教之不便傾覆之速斯亦一大原因我故曰爲功爲罪乃不易論斷也

第十八回

曾玉珩演說燒炭黨 楊秀清獨傾平陰山

話說秀全見問忙道這傳教兩字老實說不過是裝的幌子我們的眼光

第十七回 狐假虎威變童馳怒馬 龍騰虎躍壯士鬪村牛 一二九

自然該着落在遠者大者上面。我們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也就不用遮掩。揭開天窗說亮話。我們都是漢人。瞧滿洲人來做皇帝作威作福的。總該有些不舒服罷。所以我立定主意以傳教爲手段。骨子裏還是把排除滿洲人爲我們真正的主意。胡以光點頭道。既是這樣。我就要奉勸洪兄萬不可學那古時的孔子孟子般周遊列國。第一步先要找一個安身立足之所。和老百姓們廝混得熟了。然後再把教理和他們講解。他們平日因爲信仰你的爲人。也就可以信仰你的說話。到那時你傳教也就收了效果。洪兄你以前傳教往往受人家的奚落。就爲了和那些老百姓沒有所謂熟的緣故。至於在這廣西省裏求一個根據地。小弟的愚見以爲只有這裏桂平縣最好。因爲小弟在這桂平縣不是誇口。只要小弟說。

一聲這洪先生的教很有道理。我們大家都該信仰他。那些老百姓少不得自會屁滾尿流地爭着要來入教了。所以小弟有意奉屈洪兄在此地多耽擱幾時。不知洪兄意下如何。秀全大喜道：既是胡兄這樣說，正合小弟之意。小弟也願意和胡兄多多親近。以光道小弟這裏耳目衆多。洪兄在花縣的案子又是沒有銷掉。生怕在縣城裏有什麼一差二錯。反而要教小弟對不起。洪兄小弟有一家親戚叫做曾玉珩。這人有萬貫家財。就住在縣屬的金田村上。小弟斗膽敢舉荐洪兄暫時去充一位西席先生。好在曾玉珩那人也是個豪傑。於我們這事業上決計沒有妨礙。說不定還能助我們一臂之力。咧。洪兄暫且在那裏安身下來。一方面小弟便可。以聯絡聯絡遠近那些綠林中人預備舉事。我們分頭做事。只要各盡各。

的力量。區區滿洲皇帝還不是一舉手一投足便可以把他攆回長白山的老巢去嗎。語氣亦復闊大○金田爲洪氏發祥之地秀全得一以光如虎傅翼矣

秀全聽了起身向着以光連連拱手道。小弟今日得遇胡兄。正是三生有幸。所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諸事概請胡兄作主。小弟願意聽候調遣。以光還禮不迭。道洪兄太謙了。小弟自問只能做一個開國功臣。至於總其大成。發施號令。那自然非洪兄莫屬……兩下裏談天說地。真是十分投機。當夜便由胡以光備酒。替洪秀全。馮雲山。秦日綱三人洗塵。第二天胡以光親自陪了秀全來到金田。介紹和曾玉珩相見。果然那曾玉珩風度翩翩。是個富家公子模樣。可是一些也沒有紈袴的習氣。從此那洪秀全便在曾玉珩家裏做起西席來。餘暇的時候便向那些鄉民宣揚他的教理。說也奇怪。那些鄉民平

素都是以耳爲目的聽說胡以光曾玉珩兩家現在都信了這個教便覺得這個教着實有些道理也就三三兩兩來投拜秀全自願入教秀全靠着胡以光曾玉珩的幫忙不費吹灰之力就收了幾千名的教徒比當年在花縣創辦上帝會的時候那聲勢更要雄壯上十幾倍秀全在曾玉珩家住不到半年他的教便蔓延到了附近五六個縣份的境界就是第十回書中所說那陳不成的族兄陳安成家裏原來也是洪秀全的教徒又應上文一句方不致冷落了陳不成表過不提且說一天曾玉珩飯後沒事便踱向秀全的書房裏來秀全招呼他坐下玉珩問道馮雲山秦日綱兩位是不是仍在胡以光家中秀全道他們兩人也時常往別處去傳教有信來說居然也有幾處地方被他們兩人說得相信了願意受洗禮做一個教民不過人

數不多。沒有這桂平一帶的盛行。就是了。不過小弟的意思。以爲教民。雖然多多益善。可是運籌帷幄。和那些衝鋒陷陣的人才。也應當盡力搜羅。免得將來有了機會。不致臨渴掘井。不知你曾兄意中。還有甚麼人物。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的。不妨事前先行。大家聯絡。聯絡。曾玉珩用手向大腿上一拍。道不是。你說我倒忘了。現現成成放着我們的一個好幫手。在這裏。我爲什麼偏記不得呢。說與你得知。我們這桂平縣地界。有一座山。叫做平陰山。這平陰山上。漫天匝地。都是些森林。在旁的地方。甚麼唐槐。漢柏。誰不把他珍貴得。甚麼似的。惟有這平陰山上的樹木。却是沒有一株。不是秦漢唐宋時候的常言。道物稀爲貴。這種唐槐漢柏。一多了。就憑你怎樣年代悠遠。也不會把他骨董般看待的。不但如是。這種樹木。採伐。

下來就是有人想把他運去做那高堂大廈的樑棟。叵奈那山又高大又險峻那樹木也既粗且笨委實沒有一個人可以想法把他運下山去可是眼睜睜地瞧着這許多古樹棄置在山上不能供給人類的利用又未免有些可惜於是就有聰明人想出方法來他們也就在這平隘山上蓋起一座座的窯來一面又斧頭鋸子拚命價把樹木採伐下來劈做許多小塊把他堆在窯裏燒成木炭然後裝入簍子裏一簍一簍地轉運到旁的地方去倒也可獲善價曾玉珩正在搖頭擺尾演說這平隘山上木炭的來歷時却被秀全截住話頭道你說了半天可又有些驢頭不對馬嘴了誰要聽你講這桂平縣的物產志請問這燒炭又和我們此刻急於要求幾個帮手的事有甚麼相干玉珩笑着答道你且聽我講下去凡事總

有個頭腦不源源本本的說來。你聽了也不會明白的。我講這個平陰山自然會和我們要搜羅的人才有關。原來這種燒炭的工人愈聚愈多。此刻就有三四千人靠着這平陰山吃飯。本來這平陰山是公的。誰有錢蓋得起燒炭的窯。誰便可以做窯。主人誰有氣力能去採找樹木。誰便是工人。若在時人口中則又將分別若者爲資本家若者爲勞工矣一笑不過那些工人都是無智識的愚民。若是講到好勇鬥狠。便是他們的拿手戲。若是講到甚麼叫做道理。甚麼叫做國法。他們却罰誓。也不會懂得。所以成羣結隊專一下山來和人家尋事。他們三四千人。攏了一帮。就不是拳頭大膀。粗人家。對付他們已覺得衆寡難敵了。何況他們又是一個個精強力壯。那殺人打架只當是家常便飯。這樣一大羣豺狼虎豹似的在平陰山上獨霸一方。試問山下的那。

些安分良民誰還敢鼻子裏哼出半個不字來呢。秀全聽了勃然大怒道：這還了得難道那些百姓就這們俯首貼耳受他們的宰割不成。玉珩搖手說道：慢來慢來我話還沒有說完呢。俗話說得好刺毛蟲窠裏有時還會出鳳凰。這三四千燒炭黨中間安知不會出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單表內中一人叫做楊秀清。他家裏幾代都是靠着在這平陰山上燒灰過日。子的傳到秀清手裏倒也有三四座炭窯。在平常人眼中看來這楊家也可以當得起小康兩字。可是秀清少年的時候因為專門遊蕩所以把那老子傳給他的遺產花得乾乾淨淨不過家產雖然花得乾淨了至於江湖上的朋友却也結識了不少。廣西全省綠林中提起楊秀清三字幾乎沒一個人不知道。因此秀清在平陰山不能存身了便索性下山去開

起鏢行來。本來這種鏢行是個沒本錢的買賣。秀清生平就沒有學過武藝。他只自仗和綠林中人都有些兒交情。所以才大着胆就這們幹將起來。那時候西洋人的商船一條條的開向中國來。因為地理上的關係。第一個碼頭便是廣州。因此廣州便變做中外通商的總樞紐。說也可憐。我們中國人眼睛裏從沒瞧見過西洋人那種奇技淫巧。所以每逢一大批洋貨到了廣州。大家總是爭先恐後來購買。眨一眨眼一般的洋貨便賣了一個精光。大吉。這時不但廣州人歡喜用洋貨。連內地的人也一般跟着學。起時髦來。因為供求相應的關係。自有一般內地的商人到廣州來採洋貨。販運到內地去博什一之利。可是兩廣都一般地。萑苻遍地。稍不留意。便被綠林中人笑納了。那些商人不但利子沒有賺到。連本錢都一齊。

賠上由不得他們不叫苦連天所以楊秀清的鏢行到也是應時勢的需
求憑你收費再多些那商人只要路上不出岔枝兒自然爭先恐後地雙
手捧了白花花的銀子來獻給楊秀清花用那些綠林中人一來和楊秀
清都有些交情二來楊秀清到了節下年邊也多少有些油水送給他們
聊表自己一些敬意因爲這兩層原因所以這些洋貨過境只要插上一面
三角小旗上面端端正正寫上一個楊字綠林中人望見了這旗號便
悄沒聲兒地放他過去了寫楊秀清聲勢亦復赫奕動人因此楊秀清做了幾年保鏢買賣
手頭倒也着實積蓄了幾文古人說得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那
楊秀清因爲在平陰山站不住脚才離鄉背井去幹這個營生如今在外
頭居然也幹了一番事業自然免不得又要想起這家鄉來了便抽空回

這平陰山一趨，他回到平陰山時，瞧見這些燒炭黨心下不免動了一動。便有心想把這些燒灰黨收爲己用。好在楊秀清三字這時倒也赫赫有名。那些燒炭黨震於楊秀清的威名，早已心悅誠服。如今見楊秀清有意來聯絡，他們更踴躍爭先，願意聽候指揮。楊秀清又用兵法把他們部勒了一下。從此平陰山的燒炭黨便似有紀律的軍隊般輕易。這們一兩營的人馬也奈何他們不得。就這一點看來，楊秀清這人倒也是一位英雄。咧秀全聽曾玉珩演說楊秀清的一番歷史，早跳起身來道：「有這等人物，我們那裏可以交臂？把他錯過，事不宜遲。今天天氣很好，小弟就同曾兄倆往平陰山拜訪這位楊秀清去。」秀全求賢若渴，是秀全長處，蓋居草莽之中，已恢恢有人君之度也。曾玉珩搖手道：「不必不必。這楊秀清和小弟也還有些交情，只要小弟修書前去，說

明洪兄在此渴欲一見他自會忙不迭的趕來了

同氣相求同聲相應英雄肝胆固自不凡

秀全

道那更好了就請曾兄趕緊寫信去罷曾玉珩含笑點頭就在秀全書案上坐了下來隨手取了一張信牋龍蛇飛舞般寫了一封信立刻派家下一名傭工送到平陰山去第二天那傭工便回來了說那封信已經送到平陰山楊秀清教小的來回覆主人并拜上洪先生說他今天還有一些兒瑣事不及到這兒來明天正午準定可以趕到秀全聽說自是歡喜到了明天正午便和曾玉珩守候着果然外面進來通報說是楊秀清到了秀全和玉珩倆便迎將出去只見門外兩匹白馬從馬上翻身滾下兩個人來爲頭的一個生得長身玉立像是個書生模樣不過眉宇之間却自有一種英爽之氣見了玉珩便搶上一步握了玉珩的手哈哈大笑起來

玉珩便向秀全介紹說這位就是楊秀清兄秀全自不免有一番仰慕的套語秀清謙遜不迭秀全又留心打量秀清同來的那人時只見那人容貌生得醜惡異常和楊秀清的朗朗丰姿如玉山照人般却又大不相同秀清見秀全一眼不霎的瞧着那人便忙着介紹道這位是小弟的異姓昆弟喚做蕭朝貴的便是秀全便也上前握了蕭朝貴的手道楊兄是一位英雄所交的朋友定然不弱這位蕭兄不用說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可笑那個蕭朝貴他祇是一個草包生平從不曾向人說過客氣話不過這會子却遇見了這洪秀全偏生要向他客氣起來直把蕭朝貴窘得無地自容一張黑漆也似的臉皮上也泛出一重紅暈來頓時把臉上弄得紅不紅黑不黑的變做一種豬肝色嘴裏又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

描寫蕭朝貴便與楊秀清不同蓋作小說一人便有一人之音容笑貌决不

能牽混胡扯并爲一談讀小說亦宜於此等地方着眼方不負作者苦心

說時遲那時

快曾玉珩忙着招呼衆人到裏面坐地才算替蕭朝貴解了圍列位記着

這楊秀清在我這一部太平天國革命史演義裏他地位的重要也就不
亞於洪秀全兩人如指使臂將來還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自然這

會子初會也如魚得水般愈說愈親密咧

補七一筆省却煩文不少亦即避免上文遇秦日綱見胡以光見曾玉珩時之

重複

至於這楊秀清的來歷上文在曾玉珩口中早已表過不必多贅只

有這蕭朝貴是何等樣人却也不能不交代一筆免得列位又要偏派做
書的不是閒言少敘且說這蕭朝貴是個武宣地方盧陸峒的農民這盧
陸峒在萬山之中原是些苗族的窟宅因爲苗族在涿鹿一戰被我們漢
族的老祖宗軒轅氏把蚩尤一顆腦袋滴溜溜地割了下來之後蚩尤手

下。的。那。些。苗。兵。苗。將。也。只。得。棄。甲。曳。兵。而。走。逃。到。吳。楚。一。帶。的。深。山。窮。谷。裏。頭。藏。躲。起。來。那。知。道。軒。轅。氏。的。子。孫。越。生。越。多。因。爲。人。口。太。多。了。不。得。不。找。些。新。地。方。來。給。他。們。耕。種。以。及。造。廬。舍。總。究。放。不。過。那。些。被。苗。族。佔。據。的。深。山。窮。谷。便。漸。漸。地。踏。將。進。來。天。下。的。事。情。逃。不。過。這。優。勝。劣。敗。的。公。例。以。現。在。民國十一年的中國人和歐美日本人比較。中國人不幸站在劣的這個字上自然免不了要做歐美日本俎上之肉。可是在上古和中古時代以漢族和苗族相提並論我們漢族却又比較的優了。不客氣苗族那時也就做了我們漢族俎上之肉。因此這一撞便又把苗族撞到雲南貴州廣西這一帶的山裏去。這盧陸峒便是苗族聚居的所在。苗族文化智識雖然不及漢族可是武功方面却比漢族講究多了可惜天下的。

事情不能完全講究武力否則我們漢族早便該被苗族所征服。歐美日主義者其猛醒不要說別的就如苗族用的刀箭那箭鏃上一律用毒藥製過的射在人的皮膚上只要出了一點血便準定是個死。他們不但這種武器利害就是他住居的所在那種防禦的工作也比我們漢族做得堅固。

他們自己住在山峒裏可是山峒外面却總是築了好幾道碉壘。那種山既然是險峻異常再加之以人力的工程便真個做成一夫當關萬夫開的樣子。因爲苗族的武功利害所以和他們住得鄰近的漢人反而都懼怕。他們起來看見了苗人便遠遠地避開了這盧陸峒裏的苗人也是十分凶頑的平日時常要到漢人種的田裏來躡踢植物。那些漢人却只敢怒而不敢言。不料有一天一個苗人他却不知道蕭朝貴的利害便走到蕭

朝貴田裏來。那時蕭朝貴的田裏却種了有三四畝的蘿菔。這苗子兒那蘿菔葉青得可愛。便知道泥裏頭的蘿菔定然也是很好的。他們對於漢人田裏的東西向來予取予求慣了。只道蕭朝貴也一般的好說話。便毫不客氣的蹲下身子去用手只管摳那泥土。不想却被蕭朝貴瞧得一清二楚。便惹出許多是非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作者對於金田首事諸人寫其來歷。皆用明寫之法。獨於秀清則用暗寫之法。非有異於衆人也。曰：文章至此乃不得不如此也。譬如飲食。日日膏粱。則偶進藜藿。珍錯不啻焉。作小說亦然。苟解從讀者。口味方面着想。使讀者時復嘗新。則愈讀愈興奮。不終卷不快。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我於小說亦云然。

雲從龍。風從虎。苟無雲與風。龍虎亦適成其爲蠢物而已。此無他。萬物皆有所憑藉也。苟失其憑藉。則龍處蹄涔。虎入陷阱。螻蟻且得從而狎侮之矣。秀全之王業。其興也勃焉。其敗也倏焉。其興也楊秀清。石達開之徒。是皆天下之豪傑。洪秀全得之如龍得雲。如虎得風。遂可以謀大事矣。其敗也。東北二王相繼翦滅。及其季年。得一李秀成。且不能盡用。如龍失雲。如虎失風。不敗何待。烏乎。其故可深長思矣。

第十九回

薦衾裯苗女枉多情 避荒歉蠢人欣得所

話說蕭朝貴辛苦種的一畝蘿菔。也不知費了多少功夫。才種得一

瓣瓣葉子都緣得像翡翠般蕭朝貴自己也捨不得吃的。於今却鑽出一個苗人來替他在地下把雪也似的蘿菔挖將出來。況且那苗人又不省得挖這種蘿菔。須要用刀子的。他只是用兩隻手把那泥土亂摳。結果不但蘿菔沒有摳到地上的蘿菔葉子却被他踐踏得不成模樣。蕭朝貴不看見則已。看見了由不得他不心如刀割。當下也就虎吼一聲。蹠到了田裏。可笑那苗人因為正摳得起勁。所以把身子蹲着也來不及立起身來。早被蕭朝貴兜屁股一腳踢得那苗人騰空而起。有一丈多高。才摔將下來。湊巧蕭朝貴的田岸旁邊埋着一隻地坑。裏邊安放着人的糞汁。預備做田裏的肥料用的。省得再從旁的地方一担一担的挑將過來。這一天因為天晴。所以連地。

坑上一個蓋子都揭去了。那苗人不偏不倚撲通一聲，偏是摔進了這地坑裏面。人的智識雖是有文明野蠻之分，至於嗅覺却是一般的不分甚麼。文野蘭麝之氣在野蠻人鼻子裏聞起來也覺得可愛。至於這地坑裏面盛的都是人類的排洩物。那一股臭氣誰也受不了。憑你苗人再野蠻些也要掩鼻而過之。誰想這會子那苗人却身不由主的跌進了這地坑裏。那淋淋漓漓的糞汁便直向苗人的耳目口鼻裏灌將進去。那苗人想閉緊了嘴巴不放糞汁滲進牙齒縫裏時，那裏能彀。只見那股糞汁趁着苗人張口透氣的時候骨都骨都便向裏直灌。不客氣連喉嚨裏也吃了幾口。下去好容易才從這地坑裏面爬出來。爬到了地面上，早滿身都變了黃金色了。那苗人立起身來便指手畫腳。打蕭朝貴大罵起來。蕭朝

貴。又。不。懂。苗。語。的。見。他。軀。轉。格。礫。也。不。知。他。罵。些。什。麼。只。是。瞧。他。那。種。糞。汁。淋。漓。神。氣。十。分。狼。狽。便。由。不。得。不。望。着。他。拍。手。大。笑。起。來。那。苗。人。罵。了。幾。句。估。量。自。己。不。是。蕭。朝。貴。的。對。手。便。回。身。跑。回。苗。峒。去。招。呼。他。的一。般。同。類。來。和。蕭。朝。貴。算。帳。不。多。一。會。只。見。十。幾。名。苗。人。手。裏。都。拿。了。兵。器。蜂。擁。而。來。找。蕭。朝。貴。廝。殺。蕭。朝。貴。知。道。那。些。苗。人。必。不。肯。善。罷。干。休。所。以。也。早。就。有。了。準。備。手。裏。搶。了一。把。六。七。尺。長。的。魚。叉。當。做。兵。器。及。至。等。那。些。苗。人。走。近。跟。前。時。便。舞。動。魚。叉。前。來。迎。敵。只。見。適。才。被。自。己。踢。進。糞。坑。裏。的。那。苗。人。也。在。其。內。不。過。身。上。的。糞。穢。却。都。已。揩。抹。乾。淨。了。這。苗。人。見。了。蕭。朝。貴。便。指。了。指。用。苗。語。告。訴。他。同。來。的。夥。伴。好。似。說。適。才。給。苦。頭。給。自。己。吃。的。就。是。這。人。是從不懂苗語之蕭朝貴眼中看出 衆。苗。人。聽。了一。聲。呐。喊。便。把。蕭。朝。貴。

團團圍住單刀鐵尺夾頭夾臉的打將過來好一個蕭朝貴能者不慌慌者不能也就舉起魚叉來招架只消幾下子那些苗人不是被魚叉搠瞎了眼珠子便是被魚叉搠傷了腰眼那十幾名苗人打一個蕭朝貴不但蕭朝貴身上的八萬四千根毫毛一根都沒有被苗人碰曲苗人自己却都受了傷連爬帶跌逃回山峒去了蕭朝貴也不追趕只立定了身體載着手指大聲喝道你們這班野苗子有不服氣的儘管可以來和老子較量老子要是叫一聲饒老子往後也就不再姓蕭了

蕭朝貴粗豪聲
口口嫋嫋可愛

蕭朝貴說完這幾句話也就不管苗人們懂得懂得便大踏步提着魚叉回家幾個苗人被自己打得落花流水逃回去了往後他們瞧機會怕還要想法

來報復自己。不免要提防着他們。休得大意才好。因此蕭朝貴雖然打敗了。這許多苗人。可是提心吊胆。不敢疎忽。直過了有一月之久。見那苗人毫無動靜。胸中一塊石頭方才落地。誰知有一天晚上。蕭朝貴正關着門睡了。那幾個苗人便躡手躡腳的到了蕭朝貴門外。蕭朝貴的屋子本來構造得很堅固。也不用什麼磚瓦。只是用些蘆席做成牆壁。禁不起那苗人用拳頭一擗。便是一個窟窿。接着便探進一隻手來。把拴着門的木條輕輕地移去了。那扇門便應手而啓。十幾名苗人便不費吹灰之力。進了屋子。可笑蕭朝貴却依然鼾聲如雷。一毫也沒有覺察。及至睡夢裏想。要翻身時。那知道手脚都被苗人把繩索牢牢的縛定了。才睜開眼睛。來瞧。只見十幾個苗人一字兒站在床前。眼睛裏都睽睽地露出兇光來。

暗暗叫一聲不好。想要抵抗時那手腳又被他們拴得緊緊的。休想動彈。得分毫。那苗人見蕭朝貴醒了便七手八脚拿過一隻麻袋來把麻袋口張大了只往蕭朝貴頭上套去。霎時間便把蕭朝貴裝進了麻袋裏顛倒價提着簇擁着回苗峒而來。蕭朝貴這時正如虎落平陽縱有渾身氣力也無從施展只得一任那些苗人擺布可是倒懸在麻袋裏。一陣烏天黑地還是如同睡夢裏一般。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苗人自問非蕭朝貴敵手。則攻其無備。遽自夢中斂其手足。又復倒懸以困之。何物苗猺狡猾乃爾。

好容易到了苗峒裏才把蕭朝貴從麻袋裏倒將出來。在一根石柱上牢牢地拴定了。蕭朝貴這時早已瞑目待死。倒也胸無罣礙索性破口大罵起來。可憐那些苗人却又不來理會他。大家在地上團團坐了下來指點着蕭朝貴好似在那裏計議用甚麼方法處治他的。一般蕭朝貴留神聽

去。又。一句。也。不。懂。一。會。兒。這。些。苗。人。却。又。都。去。睡。覺。了。一。間。屋。子。裏。只。賸。
下。蕭。朝。貴。一。個。人。不。禁。有。些。不。耐。煩。起。來。那。拴。牢。自。己。手。脚。的。又。是。一。條。
條。浸。過。水。的。細。麻。這。種。細。麻。你。不。掙。扎。時。尙。可。你。一。掙。扎。時。一。條。條。便。扣。
緊。在。人。的。肌。肉。裏。火。辣。辣。的。生。痛。憑。你。生。成。怎。樣。拔。山。扛。鼎。的。氣。力。也。奈。
何。這。種。細。麻。不。得。所。以。會。武。藝。的。人。旁。的。繩。索。都。不。怕。甚。而。至。於。鐵。練。也。
只。要。運。用。他。的。功。夫。一。掙。就。掙。斷。了。惟。有。這。種。細。麻。又。韌。又。軟。要。是。一。浸。
了。水。更。拉。不。斷。了。所。以。蕭。朝。貴。掙。扎。了。好。久。不。但。掙。不。脫。到。後。來。却。越。掙。
越。緊。起。來。只。得。嘆。了。一。口。氣。不。敢。再。掙。了。可。是。漫。長。夜。在。平。素。一。覺。醒。
來。天。光。已。是。大。亮。偏。在。這。個。時。候。那。天。也。好。似。故。意。和。他。作。耍。的。一。般。只。
是。黑。沈。沈。地。不。肯。就。亮。這。時。蕭。朝。貴。求。死。不。能。求。生。不。得。那。種。淒。涼。况。味。

真是難以言語形容。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地通裏邊的那一扇門，閉的一聲開了。接着便透出一絲火光來，恍恍惚惚有一個人影在眼睛前面一晃。只因蕭朝貴在黑暗裏時候歷得久了，突然間見了燈光，兩眼未免有些昏花，所以瞧不清楚。此等地方粗心人萬想不到足見文情十分細膩。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這

英雄氣概

黑影走近跟前，手裏好似拿着把刀的一般。蕭朝貴還當這人是要來取

自己的性命哩，便定了一定神，引頸就戮。視死如歸是誰料這人拿了刀

子却並直取蕭朝貴的性命，偏用刀鋒在蕭朝貴手腕裏輕輕地挑去。碰碰的幾聲，那幾根細麻便應手而斷。又在蕭朝貴腳踝裏如法泡製。照樣。這們幾下一會兒，蕭朝貴的手腳便都自由了。蕭朝貴這時才醒悟過來。這人原來是援救自己的，正要啓口動問時，却見那人一言不發拖了。

急博直下文
筆倣詭之至論

自己便跑。蕭朝貴知道不便在室內說話，便也不敢怠慢，跟着那人拔起腿來，一口氣跑出了苗峒。才心裏定了一定，便借着殘星斜月的光兒，向那人望去。那知不望猶可，一望時不由得猛吃一驚：原來救他的偏生是個苗女！那些苗女大都上身不穿衣服的，所以白生生的兩隻奶膀子却在星光之下微微晃動。急博直下文
筆倣詭之至論這苗女的容貌却也丰致嫣然，叵奈在蕭朝貴生就的是個草包，生平從來不解甚麼叫做惜玉憐香。他見了這苗女，不禁愣住了半晌，便問道：「你爲什麼私下把我放了呢？」那苗女却搖搖頭笑而不答。蕭朝貴見他不懂自己的說話，不禁急得抓耳爬腮，沒法擺布起來。轉是那苗女把手向前面指了一指，意思是教蕭朝貴引他到家裏去。蕭朝貴這才醒悟過來，便快快地在前領導，把那苗女領導到家裏去。蕭朝貴這才醒悟過來，便快快地在前領導，把那苗女領導。

到了自己的屋子裏。好在那扇門適才被苗人打開了之後就沒有栓上。過此刻依然洞開着。蕭朝貴便進了門立在屋子中間。正待尋覓火種。把那一盞油燈火點上時。冷不防的却被那苗女攔腰一抱。接着兩人便滾都到了平素睡覺的那張牀上。苗女嘴裏又發出嗚嗚的聲音。好似貓叫的一般。阿堵 傳神這一種情形若在旁人早已胸中雪亮。知道這是苗女看上了蕭朝貴想和他行一行周公大禮。就是我做書的也決計不是柳下惠。了。蕭朝貴想和他行一行周公大禮。就是我做書的也決計不是柳下惠。重生親歷其境。萬一到了這種地位。恐怕也要心猿意馬。把持不定。咧。忽然入此數語令。人忍俊不禁。祇有這蕭苗貴若倫。他的年紀早已該通了人事。若論他平素的行事簡直就不知道五論之中該有這夫婦的一倫。所以那苗女縱然一片盛情。無如俏媚眼做給了瞎子看。蕭朝貴一毫也不明白。轉嚇得甚。

麼似的極力從苗女的懷抱裏掙脫了出來。雙手叉着腰站在屋子中間。向着那苗女發怔。那苗女見蕭朝貴簡直就不知風情爲何物。才覺得自己一片深情却錯用了。不禁恨得牙癢癢地呸的一聲向地下吐了一口唾沫。便奪門而去。那些苗人本來最擅長爬山越嶺和猿猱升木般十分矯捷。所以眨一眨眼也就見了這苗女的踪迹。蕭朝貴看這苗女來的匆忙去的突兀。心裏一個悶葫蘆。兀是無從打破。他只得用兩道懷疑的眼光送那苗女的影子。直到看不見了。還是沒有明白這苗女究竟爲了何事說也可笑。後來蕭朝貴也曾把這番情形告訴過旁人。直把那旁人笑得只是打跌道。蠢才。蠢才。那苗女簡直是想和你做夫妻咧。否則他爲甚麼要把你私下放走。爲甚麼抱了你滾到床上去。後來看見你蠢。

得連人事都不知。他才知道你是個不中用的東西。所以便奪門而去。他在路上還準定在那裏懊悔。不該放了你呢。蕭朝貴聽了這人的話。才從恍然裏鑽出一個大悟來。臉上便也覺有些訕訕的勉強笑道。這個頑惡兒有甚麼趣味。却怪那些浮頭浪子偏要鑽頭覓縫去幹偷女人的勾當。要是我就終身不和女人同睡。反覺清淨些。那旁人聽了一發大笑起來。嗚呼。蕭朝貴此言使浮浪子弟聞之亦必大笑曰。蠢才。蠢極也。獨怪今世不蠢者日少。於是人欲橫流不可紀極。我知作者特借蕭朝貴口中發洩其胸中之宿憤而已。爲之嘆嘆。○以不解風情之蕭朝貴後文乃偏妻一千。嬌白媚之洪貴。嬌可謂奇極。

這是後話不提。且說蕭朝貴在盧陸峒耕種。度日也勉強可以敷衍過去。爭奈那天公好似知道蕭朝貴日後該有封王之分的一般。偏不肯放他終身做一個農民。所以就連年荒歉起來。田裏種的東西不是接二連三的下雨把你爛掉。便是幾個月不下雨。

乾得一般植物都枯萎而死。不然就是刮上幾陣大風飛沙走石連屋子都刮壞了。那田裏的植物自然刮得都連根拔了起來似這們的一過兩三年便荒得那些老百姓個個吃盡當光後來索興連五穀都沒得吃了。只是剝些樹皮掘些草根充飢度日可是樹皮草根也都有完的一日年輕力壯的便逃荒到別處去了。賸下的又都是些老弱跑不動的只得張着口等死路上和河邊那些餓死的屍身也就不計其數可憐蕭朝貴是個年輕力壯的人自然也熬不住這種苦只得撇下那幾畝薄田出外謀生去轉輾流離便到了這桂平縣地界恰值楊秀清在兩廣開設鏢行想招募幾名勇士便有個楊秀清的親戚把蕭朝貴舉荐到楊秀清那裏去。蕭朝貴有的是蠻力一千觔的仙人扭他舉起來簡直就如婦人家頑繡。

花針一般可以頑成一個得心應手這種蠻力也就不由楊秀清不佩服。楊秀清自己本是個銀樣蠟槍頭這幾年在兩廣一帶保鏢完全靠着和綠林中人有些兒交情才僥倖沒出岔子不過事歸實在自己沒有本領還不打緊至於手下却不能沒有一個會武藝的萬一綠林中有一兩個性情固執些的偏不肯講交情偏要和楊秀清見一個高下那時難道真的把自己這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和他們亡命之徒去拚死活不成因此便留心着要物色一兩個真正的人才做自己的帮手這會子得了蕭朝貴正是求之不得所以另眼相看還和蕭朝貴結拜了弟兄形影不離十分要好因此楊秀清得了曾玉珩的信請他來和洪秀全廝會便也帶了蕭朝貴同行楊秀清把蕭朝貴的來歷告訴了洪秀全和曾玉珩。

兩人洪秀全便覺得這蕭朝貴的老實倒也利害。日綱不相上下。楊秀清這一天便在曾玉珩家裏耽擱了下來。洪秀全這才把自己生平的抱負和他所傳播的耶穌教教理一一告訴了楊秀清。楊秀清知道這傳教不過是洪秀全的手段說甚麼天主耶穌都是騙人的話却怪胡以光和曾玉珩兩家怎麼會十二分的相信起來自己却輕易不肯相信神仙活佛那種無稽之談的可是當面也不便擲穿秀全的紙老虎。況且只要能彀使一般愚民信仰往後自己也不妨利用這個方法所以聽了這話也只微微含笑。嗟乎後文多少風波蓋在楊秀清此日微微一笑之中及至聽完了秀全的一番說話便開言道洪兄欲舉大事鄙見還有一個人應當聯絡。況且要是聯絡了這人以後我們舉事起來軍餉方面也就不愁缺少。因為這人是桂平縣裏

第一個首富正是說不盡的屋宇連雲金銀如海洪兄若得此人帮助天下不足平也秀全正欲動問此人姓甚名誰時却見曾玉珩家裏的一名僕役匆匆地跑了進來向地下一站垂着手稟道外面有一位長鬚子的客要見洪師爺曾玉珩縐了縐雙眉道你不知道我和洪師爺都在這裏陪遠客講話嗎你就回覆他教他明天來就是了那僕役道小的何嘗不是這般同他講叵奈那人說他是特地從縣城裏來拜候洪師爺的萬不能沒見一面就這們的回家去小的因爲爺適才吩咐過在內室裏計議機密大事無論那一位客都不准通報所以再三的回絕他不料這人翻起兩顆眼珠子罵小的瞎了眼的狗才並日還說只要小的進來通報一聲那洪師爺還會出去迎接咧又說小的今天要是不進來通報時往後

主人要是知道了今天的事，准定會把小把一雙狗腿打斷。那可不干他的事。似這們噜裏噜嚙說了半天，小的被他逼得沒法，才敢大着了膽子前來通報的。伊何人也讀者試掩卷一猜之，曾玉珩聽了沈吟不語。秀全便道：「那麼你該問他一聲，他姓甚名誰？」才可以以上來通報呀。那僕役道：「小的也曾問過他，他只是不肯實說。一味催小的快些上來通報，說你只消說有這們一個。」人來見洪師爺。洪師爺自會知道的。洪秀全和曾玉珩聽了不禁猜測不出。這人是甚麼來意？起來欲知此人畢竟是誰，且閱下文。

評曰：在洪氏未起事之先，秦日綱、蕭朝貴兩人言語舉動，實至相似。蓋同一以粗豪見長者也。故作者分敘兩人來歷，力避重複。寫蕭朝貴以一農家子，因歲歉不得不奔走四方，與秦日綱之以乞人子從

軍者自爾判若鴻溝。至於寫蕭朝貴與苗人如何結仇。祇是盡力描寫。力拒奔女四字而已。而作者刻畫其蠢蠢之狀。便令人忍俊不禁。開首復寫一苗人墮糞窖中。更使讀者爲之冠纓索絕。此不必皆有所本。而隨意穿插。自臻佳妙焉。

楊秀清口中方將說出一位英雄來。讀者固急欲知其爲何如人。乃無端忽岔入別一求見之客。於是楊秀清口中之人乃不得不待來客相見。後洪秀全再問楊秀清時。始行說出此一奇也。求見之客亦復突兀異常。且不肯自言姓名。至令曾玉珩洪秀全亦茫然不審。爲何如人。此二奇也。一而再無非作者故作狡猾。使讀者着急。一會而已。

第二十回

石達開閒吟寶劍篇 馮雲山議創保良會

話說曾玉珩聽了那僕役的話便向秀全道莫不是馮雲山秦日綱兩位之中那一位到這裏來了呢秀全點了點頭又問那僕役道你瞧這客是怎樣的身裁面貌你且說出來看那僕役道這客人身裁高大顛巍巍的像四金綱般小的活了這三四十年從來沒見過怎樣高大的人物這幾句話說得秀全等一千人都笑了起來秀全道那麼這人決計不是馮秦兩位了他身裁既是這們高大他面貌是怎樣的你快說那僕役見問便又說道這客人面貌倒並不十分兇惡只是黑面皮高額骨瞧他的樣子。

文綢綢的像是個念書人模樣倒一些不見粗暴的神氣

寫法何作者之善
於變換也

秀全綹着雙眉道我不認識這人啊他跑來訪我究竟是甚麼用意呢楊秀清在旁邊忍不住說道依小弟的愚見洪兄儘可請這人進來談談也許是那裏的英雄慕洪兄的大名才來拜訪的洪兄現在正當搜羅人才的時候倒不可造次錯過了一句話提醒了秀全便起身來向玉珩招了招手道我們倆出去瞧瞧玉珩點了點頭兩人便一先一後步向門首而來那僕役搶步走在頭裏高聲喊道洪師爺出來了秀全和玉珩倆走近大門果然見一位身裁高大的漢子長髯飄胸見了秀全一拱到地道這位想是洪先生了果然名不虛傳小弟石達開只因久慕英名所以斗胆敢來拜謁秀全久聞這石達開是個孝廉公平素最擅長的是孫

吳兵法只因科舉時代甚麼舉子秀才也不過抱了一部高頭講章。哼。幾句濫調的入股已是算盡了讀書人的能事。平日能留心些實學研究研究郡國利病的已是如鳳毛麟角一般。何況這些兵法讀書人以爲兵凶戰。希望人之徒簡直就不必去看那種書。所以千個之中難得選出一個來。惟有石達開肯研究這種冷門的學問。可是石達開的得名。也就在平日肯留心兵法上面。石達開振奇人也。故作者亦以奇詭不測之筆法寫之。作者寫金田首事諸王從來見有雷同者。良工心苦。正不知嘔却多少心血耳。洪秀全平日也久聞石達開三字。只恨石達開是個自負不凡的人物。未必肯屈居已下。所以一响沒有教人前去聯絡。一旦石達開先自來拜訪。自己來真是求之不得。當下也就大喜過望。忙替曾玉珩介紹過了一手。挽了石達開的手臂。一同走進和秀清等談話的那間屋子裏來。大家。

做一塊兒談天。古人說得好物以類聚方以羣分。洪秀全和楊秀清石達開。一千人都懷抱着大志。如今湊攏在一起。抵掌談天下事。自然沉瀣一氣。起來了當下衆人披肝瀝胆談了一陣。覺得各人的見解容復有些不同。至於推翻滿清皇室這個主意。却是彼此相同。秀全不禁樂得跳將起來。道小弟抱了這個大志願也有十來年了。一晌在江湖上飄流浪蕩。從沒有遇見過那個知己。不料這回在桂平縣裏所遇到的盡是些英雄豪傑。而且都肯赤胆忠心幫小弟共謀大事。小弟到了今天對於從前的抱負。才越發自信起來。這大概是胡祚將終我們漢人該把河山光復回來了。啊楊秀清石達開聽了這話也覺十分暢快。只有蕭朝貴在旁邊却是呆呆地一言不發。楊秀清知道他有些獸氣。便逗着他道兄弟我們都在

這裏談天。你爲甚麼一言不發啊。蕭朝貴見問便虎吼了一聲道你們講的那種話我一句也不懂教我那裏插得下嘴去你不問我還好你一問了我我却先要問你你們究竟在那裏咬文嚼字講些什麼事啊作者寫蕭朝貴他人皆以爲寫其僂獨余則以爲寫其嫵媚也楊秀清仰天大笑道傻子傻子我們講了半天你還沒有明白嗎真是合着一句俗話叫做講了半夜的鬍子還不知道這鬍子有鬚沒鬚呢告訴你罷我們這裏正在商量想把滿洲的那個狗皇帝攆回他長白山的老家去咧蕭朝貴拍手道這對才了我老蕭的脾胃我不是時常問你楊大哥的嗎我們在鄉下種的田大家說是皇帝家的我說既然是這樣也皇帝家的那樣也皇帝家的那麼我們何不就去弄個皇帝做做呢如今好了洪先生便算是老皇帝楊大哥便算是小皇帝我老蕭便

算是小小皇帝那麼無論誰的田我們都可以圈將來算是我們三人的了。豈不是好。寫蕭朝貴來自田間其眼光乃不出一田字蕭朝貴腦筋簡單不知革命之目的在爭權利然用今日一般假革命者其智識不與傻子相同耶蕭朝貴這幾句話不打緊累得秀全和石達開兩人都捧腹大笑。

曾玉珩正在端起茶杯來喝茶忍不住便把一嘴的茶噴了自己衣服上一衣襟楊秀清却又忍住了笑故意側着頭問道不過這攢掉滿州的皇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和他大打一陣這位洪先生我們便請他做了大元帥可是缺少一個先鋒官還沒人去幹你道如何是好蕭朝貴眉花眼笑道真的麼別的事情我老蕭幹不了至於這打仗殺人的事情我老蕭却是頑不厭的我去我去說時立起身來瞧他樣子真像立刻要去上戰場一般衆人見他傻態可掬不覺又是一陣狂笑秀清便安

慰他道我也知道你老弟最高興打仗不過此刻還用不着你適才說的先鋒官不先鋒官原是編着騙你的將來要用着你的時候自然會請教到你的此刻你却不要着急蕭朝貴聽說只得又快快地坐了下來拱起了嘴脣又一句話都不說了秀全時見達開腰間掛着一柄寶劍便道石兄這柄寶劍想是家傳的寶貝了石達開一面把寶劍解下來送與秀全觀看一面便答道這劍却並不是家傳的是小弟那一年到省裏去鄉試有個道人叫做什麼玄機道人的把這寶劍送給了小弟說小弟將來靠了這寶劍還要幹一番大大的事業咧秀全聽了玄機道人四字不禁心裏動了一動心想這玄機道人四字很覺得耳熟啊只是記不起來是甚麼地方見過的秀全雖記不得而讀者必記得第十回中玄機道人爲秀全相面時也當下也不便深究接過那

寶劍來。把劍從劍鞘裏抽了出來。瞧時果然晶瑩朗澈。一片寒光涼森森。地教看的人不敢逼視。便贊道。好劍。好劍。石達開見秀全贊他的劍。不禁得意忘形起來。便道。小弟還有一首詩贈給這寶劍咧。接着便高吟道。
牀頭忽起老龍吟。鬱鬱橫生殺賊心。已到窮途猶結客。風塵相贈值千金。

洪秀全。是個不弟的秀才。曾玉珩。也是個讀書的種子。便是楊秀清。也粗通文義。聽石達開念完了這首詩。覺得這首詩委實做得不錯。便都慢慢價。把這二十八個字。咀嚼起來。只有蕭朝貴一些。也不懂那兩片上眼皮。便慢慢地合向下眼皮。像是要睡着的一般。石達開這時鼓起了詩興。便嘆了一口氣。道做詩也要在承平的時代才好。譬如初唐四傑。畢竟是盛

世元音後來老杜雖是有人恭維他叫他做詩聖可是他遭了安史之亂做出詩來未免蒼涼沈鬱令人讀了不快活又如此刻我們廣西省裏連年水旱遍地災民耳朵裏聽的是嗷嗷待哺之音眼睛裏看的是瑣尾流離之象縱有詩腸也就做不出承平雅頌之聲來小弟適才在路上眼看着田畝荒蕪民有菜色忍不住又做了一首五律倒可以寫出來請三位教正咧曾玉珩聽了也鼓了詩興起來便一疊連聲教底下人拿筆硯須臾文房四寶都已取到石達開便拂牋揭管寫將起來秀全等都圍了攏來看達開寫道此處忽插入一大段論詩的筆墨非作者好掉書袋也總是極力爲石達開烘託耳

對影意悽淒塵埃眼欲迷荒江魑魅嘯古木杜鵑啼獨立山無語孤行日漸西飛鴻無伴侶道路自栖栖

大家見石達開寫完了這詩不禁齊聲喝采。石達開笑道：這種頑意兒是個文人的末技。漢高祖說得好：老夫以馬上得天下，本來我們漢族的念書人也忒嫌沒有勇氣了。一天到晚只知道哼八股，偶然有人能湊幾句韻語，已是自命爲屈賈復生。李杜再世，所以一任滿州人在北京城裏稱孤道寡。漢族的念書人却只是匍匐在滿州人的脚下，舔那靴尖上的泥土。奇那都是牢什子的倉頡造出字來害了他們。奇今天因爲小弟一時興起，才不知進退，做起這種寒不可以爲衣、飢不可以爲食的詩來。其實我們還是商量進行大事要緊。這種風雲月露之詞，粉飾太平之作，自是那些文學侍從之臣的責任。我們將來成了大業，還怕不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嗎？小弟繳倖總算在鄉試中式了。可是生平就最恨半瓶醋的念書。

人天下沒骨格沒氣節的要算以念書人爲最。甚者罵得痛快何作搜羅十個咬文嚼字的念書人倒不如搜羅一個斬將搴旗像蕭朝貴蕭大哥一般的人物石達開說完這番話大有昂頭天外遺世獨立的神氣衆人也附和在裏頭嘆息了一陣洪秀全忽然想起適才楊秀清沒有說完的話來便道石兄未來之先楊兄不是說這裏還有個可以做我們幫手的人物嗎楊兄還說此人有萬貫家財我們若得此人相助關於餉糈也就可以不愁缺乏楊兄這們說了剛待說出此人的姓名來恰值門上來通報說石兄見訪才把這話頭打斷但不知此人究竟姓甚名誰請楊兄說將出來我們好前去聯絡照應上回書中楊秀清一段議論楊秀清道洪兄提起這人果然是個好帮手這人叫做韋昌輝是桂平縣裏第一個首富城裏城外

當鋪就開了有十幾家。不過他和旁的有錢人爲富不仁的截然不同。這幾年因爲連年荒歉，老百姓無衣無食的不計其數。旁的有錢人怕老百姓要去和他們囉唣，所以大多數都已搬家搬到城裏住去了。只有韋家依舊住在鄉下。他却設了一個大大的施粥廠。每天靠着韋家粥廠幾碗粥活命的就有幾千人。韋昌輝却來者不拒，人越多他心裏越歡喜。英雄肝胆菩薩到了冬天他不但施粥而且還要施衣。因此受過韋昌輝恩惠的老百姓簡直就把韋昌輝當活菩薩一般看待。你只要瞧這幾年來桂平縣裏土匪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沒一個敢去動韋的一草一木。一來姓韋的這樣慷慨好議。土匪要是去打劫了須被江湖上人恥笑。盜亦有道二來老百姓幾乎把韋昌輝當做重生父母般。天下那有父母被土匪搶劫兒子。

不奮勇。上。前。抵。抗。的。道。理。老。百。姓。人。多。土。匪。人。少。也。就。不。容。你。生。覬。覦。之。
心。因。此。章。家。安。如。磐。石。我。們。若。得。此。人。相。助。不。但。他。深。得。民。心。舉。起。大。事。
來。格。外。可。壯。聲。勢。而。且。他。有。的。是。錢。我。們。的。餉。糈。也。就。有。了。着。落。秀。全。
大。喜。道。那。麼。該。趕。緊。派。個。人。去。勸。他。來。入。教。才。是。不。過。派。去。的。人。須。要。能。言。
善。辯。才。可。以。打。動。他。的。心。秀。全。說。着。心。裏。不。免。有。些。躊。躇。起。來。正。在。想。教。
那。一。個。去。才。好。時。忽。地。曾。家。那。個。看。守。大。門。的。人。又。踅。了。進。來。向。秀。全。請。
了。一。個。安。道。外。面。有。胡。以。光。馮。雲。山。秦。日。綱。三。位。要。見。洪。師。爺。秀。全。聽。說。
以。光。等。來。了。忙。教。快。請。霎。時。間。屋。子。裏。又。添。了。三。位。英。雄。高。談。闡。論。格。外。
增。加。了。些。熱。鬧。看。看。天。色。將。要。黑。下。來。了。以。光。雲。山。日。綱。三。人。是。常。來。的。
來。了。總。是。下。榻。在。曾。家。所。以。不。銷。玉。珩。說。得。惟。有。秀。清。和。達。開。朝。貴。三。人。

是第一次光降玉珩便向他們說道天色已晚三兄不嫌簡慢就請下榻。此間秀清等三人都是十分爽利的便點頭應允曾玉珩立刻吩咐擺酒接風席間衆人一發談的投機惟有秦日綱和蕭朝貴兩人因為脾氣相同便格外親密別人在那裏談些國家大事他們兩人有的聽得懂有的聽不懂便自管賭酒起來你一杯我一杯吃得酩酊大醉又點秦日綱蕭朝貴筆不使冷落以免又叙事有倚重
崎輕之幣這裏洪秀全一千人却討論怎樣舉事怎樣招兵馮雲山便獻計道小弟倒有個計較在此要舉事目下是再好沒有的機會因為連年荒淬民心思亂況且又盜賊遍地屈指算來潯州地方有謝江殿象州地方有區振組武定的劉官方梁亞九柳州的陳亞貴慶遠的張家福鍾亞春大股都有數千人小股人馬也有數百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我們

趁這個時機正好大大的幹他一下。不過我們舉事先得要有個預備。就是衝鋒陷陣的士卒也要事先訓練好了才可以驅使他們去打仗。古往今來許多草澤英雄沒有成大事就因為事先沒有訓練。雖一羣烏合之衆去和官兵打仗自然一敗墮地了。所以我們招兵買馬最少要預備這們半年三月才可以看機會行事。可是明張旗鼓的幹去那些清朝的狗官不是要把造反兩個字硬壓到我們頭上來的嗎。我們在羽翼未豐的時候心裏儘管想造反嘴上却儘管不承認是造反做的是造反的事業却不到可以造反的一天決不把造反兩字說出口來。在座諸位未知以小弟的愚見爲然否。楊秀清點頭道：「馮兄的話正是至理名言。不過依馮兄說要怎樣才可以骨子裏儘管招兵買馬而面子上却教一班狗

官看不出来呢。馮雲山笑道：這個第一層就要利用洪兒傳教的兩字了。表面上是勸人爲善，勸人家來入我們這個教底裏，却是暗暗地把造反的智識裝進一般教民的腦子裏去。第二層光是說傳教還不能買眞器，和用兵法去部勒一般教民，所以我們應當另外創立一個會，這個會就叫做保良攻匪會，招集一般精壯男丁，愈多愈好。教他們天天操練，務必使他們能至臨陣打仗。要是那些狗官來囉之起來，我們可以算是辦的團練，因爲你們狗官沒有本領對付一般強盜土匪。我們爲保衛自己的性命，當起見才辦了這保良攻匪會的。你們官廳還要來禁止，我們難道我們老百姓便是註定的該做那土匪強盜刀頭之鬼嗎？這樣一來，那些狗官總該沒得說了。果然好計。我以爲洪氏最初蓋得於馮雲山，馮之於洪不啻水滸傳宋江之於吳用也。惜乎義衣渡一役，馮雲山遽中礮，以死

豈非天乎。馮雲山一席話說得秀全秀清達開玉珩以渡一千人都點頭稱是。

秀全用手在雲山肩上拍了一下道你便是我們的張子房好好我們從明天起便照着你計策行事便了雲山道我們且計算計算看大家把手下的人合併攏來一共有多少玉珩道這裏金田村的壯丁也可以有兩千多人以光道我可以招呼的也有兩千人秀清道平隘山的燒炭黨可以有四千人秀全大喜道就這些人已綽乎有餘只要我們一舉事我在廣東廣西的教徒定然會望風歸附至少可有兩三萬人對付廣西省裏的清兵也就儘夠的了衆人正說着只聽得天崩地塌般的一聲嚇得衆人都跳將起來欲知是何聲響且閱下文。

評曰太平天國一朝石達開本以文學著觀其後此答曾國藩七律

四首傳誦衆口而可知。卽天京宮殿如種聯語組織亦極工整。不得以其文告多俚俗語而少之也。本回七絕雄壯五律沈鬱在小說中讀之愈見精神。至其痛罵念書人一節正是作者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塊壘處也。

楊秀清方提起韋昌輝忽岔入一石達開這二次說起昌輝忽又岔入馮雲山秦日綱二人文章極錯綜變化之妙。

太平首事諸人中愚見以爲惟馮雲山不可及。蓋洪氏雖少負大志然假令無雲山爲之運籌帷幄未必果能成事也不幸天京未定雲山已前死致折洪氏之股肱使雲山猶在洪氏左右者秀清未必遂能跋扈冥冥中殆有天意耶。

醫藥用書

全國第一部藥性辭典

藥性辭典

醫生處方之指南針
病者進藥之監護人

有病吃藥。固爲不易事實。然此藥是否與自身病狀相合。則不可不知。否則一味盲吃。定多危險。

本書搜集應用藥味千餘種。每種皆詳列其『產地』『別名』『性質』『主治』『用量』『禁忌』等。對於藥性應注述之各款。無不備列。取材謹嚴。文字淺顯。病者得此。即可將醫生所開之藥方。與本書對照。如有錯誤之處。即可向醫生提出質問。豈非萬全穩妥。